共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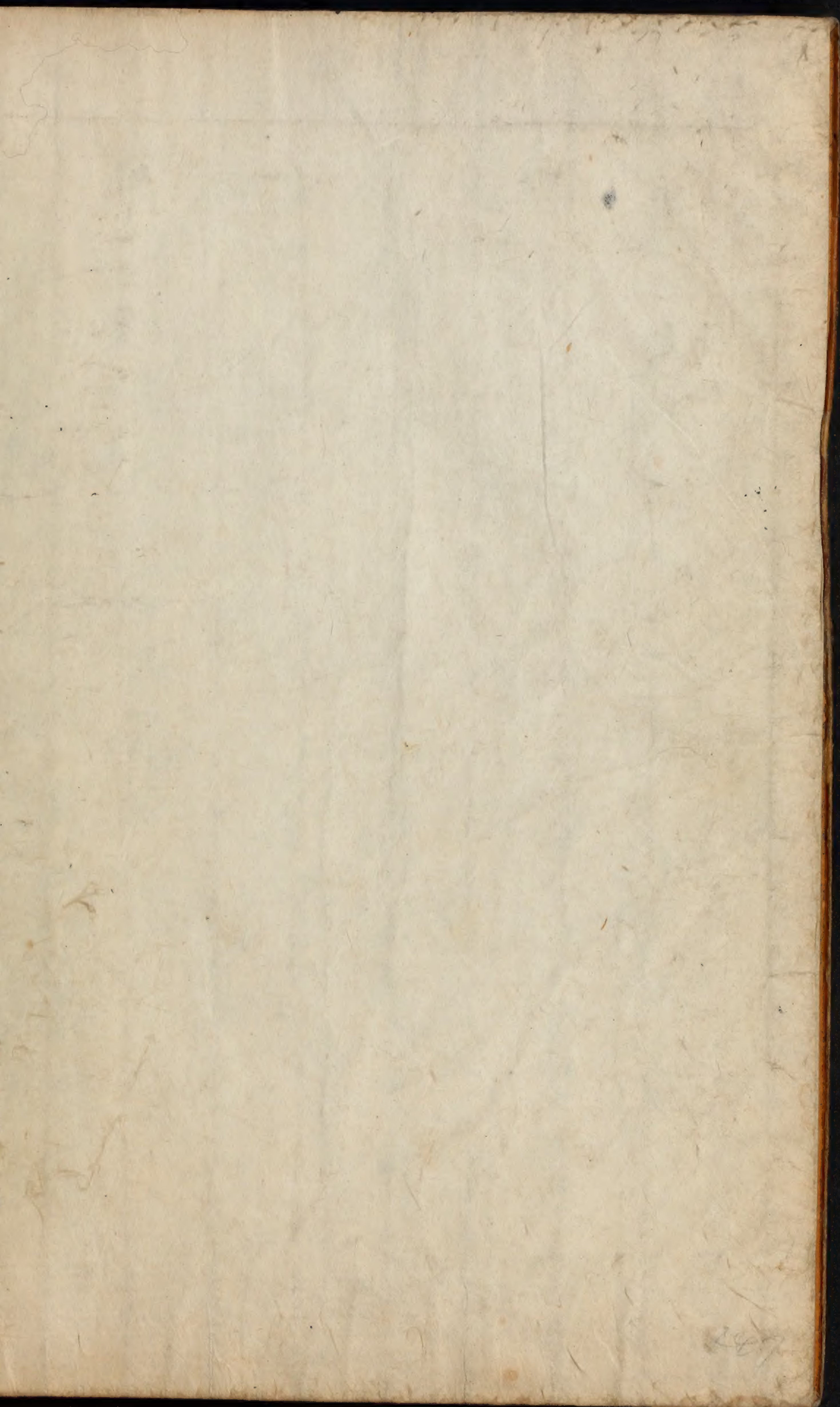
辛巳下

壬午

癸未

湖西日記

三



辛巳十月初七日（壬申）次對罷後兼命入 銓為提調領議政洪鳳漢
提調右書判書金相福副提調者承旨尹東暹入 侍于景賢堂
上方手閱政事望單子領相曰即見政目海伯望違於所料矣昨日
以嶺伯 稟定者為首擬矣 上曰何為而如是也 領相曰銓官以未詳
知昨日 下教之致矣 上曰海伯若不點首擬則自當復擬於嶺伯乎領
相曰然矣 上曰海伯新望好矣趙宗進自是無棘而善人矣領相曰可用
矣 上點下副望 命史官以海伯首擬人移擬嶺伯事分付政官領相曰
臣既有區區所懷何敢不陳乎承旨方入侍而臣當達之矣此承旨恬靜安
詳真是方岳之材嘗為金海驪州皆善為之 上曰為驪牧乎對曰然矣
上曰好矣好矣最為安詳又甚介潔果合於方岳矣領相曰俄者海伯望臣
果以此承旨言于政官政官以金時默首擬嶺伯之稟臣將欲以此承旨所達

今則嶺海兩窠已皆有代此後方伯連有滿瓜者隨其有窠一番任使則好矣 上曰方伯報瓜者何道也領相曰江原忠淸已爲報瓜全羅瓜期亦不遠矣 上曰旣已報瓜則當出代矣領相曰瓜滿代非首營則不得差出矣 上曰報瓜監司内移則即地亟當可以差出矣領相曰然矣 上曰即今有何窠闕耶領相曰雖同知此亦何患無闕 上曰何監司當先遞左判曰江原先報瓜先報者先遞似可矣領相曰編次人先爲召來亦好矣 上曰然矣乃命他承旨入侍承旨洪名漢入來者承旨退出 上命召忠淸監司具允明今日政内擬其代亦於今日政擧行傳教 上曰必善爲之矣領相曰爲人安詳無事不知非但此任煩頭可以多典方岳矣 上曰朕於其家矣領相曰其家則過謹過鋭而此人則無慮不可矣○遂退仍以申退首擬忠淸監司受點 吏曹參判金尙澤開政成天柱沈履之爲副末擬

十三陳辭書 水原上來

伏以臣才識庸駑本乏寸長而過蒙 洪造獲玷卿列前後叨冒無非忝竊涯踰分溢恒切憂惧不意茲者忽伏承湖西按察之命臣於是惝怳悸慄莫知措躬之所也噫藩宣之職為任甚重一路民生之戚休風俗之淳澆財賦之登耗亶係其政措之得失則固非人人之所可濫竽者而且况本道屢經饑歲尚患流逋之未復本多盛族最稱彈伏之為難陳畛雖查而徭稅猶煩禮俗漸壞而訟獄彌滋苟非威望足以按壓明鍊足以綜理者決知其不堪而今乃以如臣疎暗謭劣百無一能者舉以畀之不必審惜窃恐方嶽之選自此失重臣雖欲不自量已冒昧趍承將奈累 聖簡而駭物情何哉臣身縱卑公議不畏乎反覆思揣祇膺無路茲敢畧暴衷懇仰干 為明伏乞

邸下將臣新授職名亟 許稟褫以重藩寄以安賤分不勝大願臣無
任屛營祈懇之至謹昧死以 聞 答曰覽書俱悉卿其勿辭速往欽哉
十五日陰 恩雨 詣拜右相兄
十六日拜鄭判府翬良見沈判書星鎭南禮判泰齊南副使泰會李
判書益炡
十七日韓參議光肇暮雨達夜具參判允鈺來見
十八日見洪承旨名漢鄭正言昌聖參宗丞手直長東啓家歸路見鄭
參議遠達
十九日終日陰濕時時雨下 見金參判致仁金承旨勉門吊李鎭川興賢喪
李判書春躋喪哭金寧內喪見洪副正銓補
二十日終日陰濕時時雨下 水原還官 右相兄來見

二十一日始氷見洪參判樸李應教潭徐參判書命彬曹參判命采李
參判書昌誼別李司諫堣請行
二十二日見吳參判允鉉李參判彥協李注書昌燮洪生配漢來見
二十三日見金參判尚喆金承旨尚喬金承旨始煠金衰華鎮李章朝喆輔
二十四日有未赴任道臣入侍之命早入一刻中辰時與小伯趙明鼎徽伯金
時默同案房入侍于思賢閣都提調洪鳳漢曰夜來 聖體渾攝若何
上曰夜分後氣似少勝而寢睡則不穩矣諸醫診訖 上曰小水赤濁矣醫官
金德亨曰此則胃氣不善運旋之致也耆提曰 聖候如此今日則回刻三次
藥入似好矣 上可之儒臣徐有良洪檍進前有良讀奏大明會典朝見禮
訖 上曰道臣以次進前每朝時每見之而未知事故為先召之矣小伯趙明鼎
進伏曰臣以小道酒禁事有所申飭違者從前犯禁定配者甚多入窮不已則小

道有窒塞之慮此後則犯禁者多貴附近邑定配以妨矣 上曰已配者勿論此後則配者依啓爲之又 敎歲伯金時默曰卿之職名雖多任並門甚近欲見則當無時召之矣啓曰唯又 敎賤臣曰予欲一試卿故有此除矣卿初擬於海西乃爲湖西湖西之安靜無事必勝於海西矣當獨多頭面予矣卿於本道事有何所聞而有此垂者乎啓曰本道事情非不詳知而年事不均尤甚十四邑中亦有西里之不同貴尤甚之面則無異於辛壬之前頭事誠可問矣 上曰何洞當有朝也啓曰見舊伯私書則災政尚未定云業知何時當定矣 上曰卿之所期定再明年南北伯之遞還時則予年洽滿七十其間心甚悵然矣啓曰臣屢叨近密既近 耿光今當遠離自不禁犬馬之戀矣且臣每聞 聖上夙宵耿耿於元元之至意矣凡係民事者敢不彈竭自效而第方岳之責非但民事敎化風俗之所由正而湖西尤鄕

雖治臣以菲才猥膺重任惟恐不堪以是憂悶耳 上曰御言好矣都提調曰今日諸道道臣盡得人矣 上曰然矣都提調又薦金器大可合藩任 上可之

二十五日見金訓將聖應李禁將章吾

二十六日夜雪 見韓參議光肇醮子見鄭御將汝稷參至上支海興君宋尚書昌明李承旨永暉沈正言晶之暮往具參判允鈺宅以餞送小伯趙明鼎李判書昌誼洪判書羲濂尹參判得養李應教潭因之

二十七日見趙哀台雲達李參議彥淳俞承旨漢蕭鄭校理晚淳金哀仁大

二十八日自晡雨下終夜 飯後與李兒出鴻湖書齋暮過書法山亭

二十九日晦 晚晴 寅時見下板晡後歸

十一月

初一日乙未 李正言正吾與參判允鈺來見 晩見洪判書啓禧鄭參議存謙
李參判奎采
初二日朝金校理應淳黃正言翰來見 飯後見元衣台仁孫李應敎瀰李
參判景祜
初三日見洪尙書家漢及洪江留樂性 往俞享朝拓基 往右相允
初四日午雨 拜洪領相見金判書陽澤與安判善 仍拜鄭尙府翬良
初五日 上幸毓祥宮 早進 雨 隨駕 語從與金參尙喆 同擬依幕
初六日 午雪 覲行參享晩 昭孝章廟 暮還宮 晩參 語參班與金參尙喆
及洪 自 榛漢李參判彝章 成承旨天柱 鄭承旨尙淳 兩吏書依幕 語
從 還宮暮歸
初八日 叶水原 上 李葸 駕 昨 發 宿葛山 晩出果川 迎來 歷往金領府尙魯

于果川是日季父以駕之自丹陽衛入城
初九日雨夜雷電 往家 廟改題禮又往仲兒冠事右相兄金台士保與台
重集韓令子昭來見沈正言進洙亦來見
初十日曉入 班巢 中宮殿誕日問安仍後而朴應教鑑源內鄉見春正光迪
十一日洪江西子安來見洪承旨準海亦來見
十二日朝見洪尚書啓禧而李校理碩載內鄉仍後見李判書謙輔益輔
金判書尚魯金參判士保李參判吉輔
十三日拜韓判尹師得見沈承旨墢李刑判之億見徐林川最修有小僚鄭
承旨純儉徐正言有良及小原同在暮見趙哀台雲逵夜與台雲集尹
台李和李修撰蓍達李正言蓍運柳弼善偹來話
十四日夜雪長湍君李主簿錫心沈參判鏞李禁將章吾鄭御將汝稷來

見夜飲餞于具生集家尹台李和金參判蒞大成承旨子繁之

十五日洪台之汝翁令敎夫金正言尚集來見拜洪領(相及)。申衣相晩李尚書益炡

十六日李判書益炡洪判書象漢鄭參議夏彦沈承旨履之沈承旨墩韓參議光肇韓集緣光會金參判尚喆李參判彛章李大憲景祜俞承旨漢蕭成承旨天柱具參判允鈺金判書聖應金判書相福李判書之億金判書陽澤南判書泰齊金參判蒞大尹參判得養鄭承旨純俭趙海伯崇進李原始最中李承旨翼元朴校理鄉燧李注書致中金星州致溫李永同廷煌鄭承旨遠達李修撰蓄達李正言蓄達柳鄉善脩李主事白圭來見

十七日陳歷省先墟書早入　移下直蔘行宿板橋水原六峯　板興回來

軍官前郡守李澤永前郡守李邦五前同知黃昌前同知金載明前

回啓李令圭前回啓李亨載前以內李光維 達六李澤[illegible]李光維[illegible]

教書 後未見

王若曰金貂晉秩方紆眷毗之私藩臬得人庸托分憂之重
出自予簡非惟僉諧念彼淞湖一方實我近畿重鎮扼控
三輔之形勢山川道里之惟均綰轂兩南之要衝舟車漕輓之
所湊衣冠世族之相望邦党豪右武斷之風訟獄奸宄之滋繁莫
聞循良撫摩之化重以連歲之饑饉甚矣一路之凋殘民從日
增蓋有十室九空之歎軍簿虛擁亦多黃口白骨之冤雖下
停逋之令而實惠未究雖講查陳之政而宿弊猶存如非剸
煩理劇之才難任蘇殘祛弊之責惟卿傳家美範需時全材
藹然如玉其温温事則不動聲色澹乎與物無競處世則常
恥忮求久棲蔭途曾不失其儒雅今分脫擢高等亦自超於

名利爭場既文學蔚有可觀亦才猷無所不適直超緋列措未
試以論思屢入銀臺迺推允於出納長薇垣而望峻尚多沉
屈之嘆出圻牧而績成猶留去思之惠資聯銀月豈徒常典之
式遵望叶福星果有前席之公舉既重宣化之任暫撤知申之
班玆授卿以忠清道觀察使兼兵馬水軍節度使巡察使公
州牧使卿其克踐倍毗之心益懋澄清之志痛逢缺伍一道之試
務宜悛吻咊窮民嗣歲之荒以厄急撫田賦而均安結役如恫
瘝之在身練兇撫而侍難艱亘似當壘之對敵伊詁雅周詳之
採卿自有餘若剛毅果決之方予所加勉凡厥裁稟俱有彝典
於戲圖報國恩必有廣布之敬思別利兇先試盤錯之功往其欽
我行且召矣故玆教示想宜知悉

應教李溮製進

諭書

卿受委一方體任非輕凡發兵應機安民制敵一應常事自有
舊章處丞有予與卿獨斷處置事非密符莫可施為且意外
奸謀不可不預防如有非常之命合符無疑然後當就命賜押
第十一符卿其受之故諭

十八日早發歷入有隘及邑與山又歷渴駒嶼出到葛川以尚揖楚黃
礼城主俞漢喬出見
十九日早發中火振威見主倅李章祜本邑 板輿一行于素沙合宿
城主倅金鍾協出見
二十日曉發到稷山與舊伯具允明交龜後以潛坊里 知主老亭宿 封合符交處發及丹陽淸州相迴此
掃 慈駕亦與永昌宮內回修以祀陵善宿天安

二十一日朝發抹馬峙坪全義伴趙纛出見宿廣亭
二十二日晩發到毛老院迎拜右相先生 朝飯食時到營受營將中軍判
官以下諸將校參見禮
二十四日行関五鎭傳營將處 啓
二十八日輪關中嚴牛酒松禁事

十二月乙丑朔

初八日早發花山省掃事行飯于利仁歷拜長善李拜父弟梅李拜母堂從
孫兄省屛祖母山歷入宗家暮到雨谷諸宗人畢集來會
初九日雪寒朝飯 六代祖考妣 五代祖考妣兩位墓掃墳祀畢山恩津
備祭物事事發行謁酉峯影堂中青松族兄及學有兩李于杜寺謁
明齋墓見東伋兄于廣石拜五石堂叔父墓宿于九登巖官石城孫緒

支供宗族三千餘人來會
初十日極寒曉祭 曾祖妣忌祀朝夕 曾祖考妣墓掃墳祀替行備餘
物并事後發行拜五岡回敎寧族父謁魯岡書院見光進于擲橋修宇
利仁暮還營
十六日以 王世孫痘患平復於十五日行頒 敎今日 敎文至營收下衆
官迎于五里程
二十日封正朝賀箋及 進上
二十五日極寒 考事不來坡親行公考巳處試於宣化堂保寧孫監朴孝
源近豐孫監柳億基爲參考
二十六日極寒 設中場
二十八日極寒 昨日儒生同事不比故今日設場暮出榜

壬午正月乙未朔

初四日輪關中諭恤民敦俗

三方伯職在承流宣化恤民敦俗自顧不稱職則然矣夫恤民之本莫急乎勸農桑而敦俗之要在功乎正名分惟我 聖上每於歲首必下寬大之 教勸飭明農之政而其所以勉勵乎方伯者亦惟曰申飭列邑專意穡事或覓給農粮或警飭懶惰俾得及時耕耘以其勤慢荒闢爲考績之高下至哉 聖上恤民之德意也農爲大本雖值樂歲宜務勸課況去年農形雖有高下均之爲失稔在宜各別董勸以期來效若或少忽復民荐凶則哀此窮民將何支保今年在甚寬雖設賑有弊各謀所以方便救活而列邑還穀不敷口食耕種之資必難優濟守令必思盡心民隱嚴防吏胥均分糶

穀以作種粮勤勸農務俾無惰棄其畢逐穀不足之處又通議營
門移粟轉給俾無絶乏爲弥本道已印査陳之後絶無起耕之
報此由於未及降續地脊等處而然是齊如此處摘奸尺量以
報則當思變通之道以此告諭勸民入耕補其不足勤加指揮
必無荒廢其役民奪時者罪之不借農牛者飭之一意以不擾民
不傷農爲主則民可各自勤於其農而營門當詳加廉探以行考
績以仰躰　聖上恤民之至意須悉此意各別惕念爲弥本道即
湖浙貴道俗士夫淵藪而近來按藩者必稱湖西士夫之豪强至煩
道奏每以抑强護弱爲主此固湖西士夫之恥而亦士夫之罪也道
亦此道之人熟知道之事因抑强之政而弊端横生名分日紊
風俗日壞彼兩班之侵虐良民强品之民斷鄉曲者固往往有之

而所謂抑強之政不能除去此弊反使常漢賤流增出豪橫之亂
時富而侵辱窮班者有之握錢而凌犯名分者有之而為官長者
每謂兩班先失一切以抑強為務故疲殘士夫抱屈而莫伸驕橫
富民放恣而無忌視以慕效弊以日滋我 國立法名分為重當
此末世尤不可不念道之本意既不欲抑強而護弱亦不欲抑弱而
護強只欲勿論上下隨罪嚴懲兩班而害民者必罪之常漢而
犯分者必治之要使抑豪強正名分並行而不悖矣凡為道內
之人以富民而侮辱兩班奴隸而背叛上典豪鄉而犯士族強孼
而凌弱嫡猾吏頑校而蔑分犯上者皆所當治當隨現摘發
重則照律輕則刑治決不容貸而為士夫班品者亦勿以營門
此意錯認為偏護兩班而自陷於豪強之罪凡知已妨民之事一

協勿爲勿侵役農民勿折奪民物勿隱庇良丁勿毒斂債物毋早
納公稅謹守法禁自盡兩班之道以爲小民擧則頑民不敢侵犯
官長亦不相厄此誠公私之大幸而正風敎化之方莫先乎此因知
以言之敎易歸虛文而先布營門立心行政之本爲與列邑共謀
恤民正俗之政 此亦周禮歲首懸象之意也自官謄出眞諺兩本
布告坊曲俾各警省宜當向事

初七日封狀 達請賑穀

初十日封殿最禮山縣監韓警爲假都事

中軍任載大 乃考純實收恤無奚上

禮山縣監韓警 廉明之治播聞四隣上

公州判官洪啓祥 怨不虛生民情可見下

清州牧使金履健 尚嚴之治任怨做去上

洪州牧使任 瑋 限後赴任

清風府使李衡中 地僻務簡為政何有上

天安郡守金相直 慈諒簡飭一境蒙福上

溫陽郡守李彥秀 涖任屬耳頗有民譽上

林川郡守鄭象仁 本自詳明更勉淬礪上

韓山郡守沈 澥 既知民績尤宜勉終上

舒川郡守李纘徽 檢田有訖捧糴頗精上

大興郡守金令澤 年衰氣確勉在沉密上

沔川郡守金履復 三月為政綜務有序上

瑞山郡守申得文 柔則吏喜斂為民愁下

泰安郡守姜始顯　瘠邑務益安民曷賴　下

沃川郡守黃仁謙　閑邑養恬臥治亦裕　上

丹陽郡守徐懋修　未赴任

文義縣令李庭玉　訟民摘明操卒誦飽　上

忠原縣監申　[illegible]　限後赴任

堤川縣監李逢恢　境留子惠道有祖帳　上

永春縣監李　埉　熟路輕車薄莅閑邑　上

延豐縣監柳億基　志在欲治盡少振醒　中

陰城縣監張學龍　既多修亂吏察民隱　上

淸安縣監李寬鎭　大躰既善細疵何傷　上

鎭川縣監尹得說　聽斷既明禁防亦嚴　上

木川縣監許 統

燕岐縣監鄭錫達

全義縣監趙 戇

平澤縣監權聖應

牙山縣監李 㙻

新昌縣監李觀徵

唐津縣監金載大

結城縣監朴敬行

保寧縣監朴孝源

藍浦縣監李夢臣

庇仁縣監金慶謙

日淺

民情曲察糶糴稱平 上

悃愊之治重以勤謹 上

既明且惠是有乱寃 上

志銳釐弊明驗捄逋 上

能勤而惠庶期蘇弊 上

分糴失檢聽訟稱公 上

考目非純褒中
考施行事傳教

設圍繕廨使民不知 上

民譽漸聞吏奸更察 上

俵災捧糴有意便民 上

新到無聞且觀來效 上

鴻山縣監趙載述　災政最精禁條頗申 上

夫餘縣監尹得勳　慈仁雖詳民賴以安 上

青陽縣監魚錫文　二載爲政民無毁譽 上

定山縣監宋載心　邑士媒謗餘政則平 上

石城縣監黃 槃　治有氣力可惜邑小 上

尼山縣監尹得宣　蒲瓜既歸卧轍難留 上

恩津縣監徐廣修　未赴任

連山縣監趙守誼　剛確之治五載如一 上

鎭岑縣監李定鎭　曠因知厭惜難盡捨 上

懷德縣監金鳴曾　欲惠枯骸先東濫僚 中 身爲守令得此題目 下考施行事 傳敎

永同縣監洪相宜　益懋來效無損昔譽 上

黃澗縣監李百源 約困鮮失剛宜申勉 上

青山縣監鄭錫保 民忘餓憂訟無滯怨 上

懷仁縣監崔道興 民頌頻聞益懋懷徠 上

報恩縣監洪緯漢 政亂已聞結鬻宜革 上

德山縣監成德來 為治則善避事可警 中

海美縣監李廷默 周便為治得失無著 上

稷山縣監趙恒彥 質而無偽賢於赫亂 上

槐山郡守鄭致儉 吏伏民信治有規模 上 以假都事相避別單

連源察訪趙文宇 郵置無闕 上

栗峯察訪全性天 馬政有譽 上

成歡察訪黃最彥 方期蘇殘 上

金井察訪李瑞麃　郵卒多怨　中　吏曹下
利仁察訪柳爕　精明解事　上
審藥　鄭洧　粗解藥性　上
檢律　韓興祚　讀律頗熟　上
十四日次對人　侍領相洪鳳漢曰此湖西伯請賑狀也本道雖不至大賑民間形
勢若無自官接濟則必多顛連之患而道臣亦請穀物其數亦精　依所請許劃
何如　上曰依爲之　上命讀湖西殿最（昨日大臣出債不取見　啓本領相大抵善以爲近年而無諸摩亦送讚其嚴明及登　筵領相以湖西殿最之善奏之遂有明日次對啓本持入之命）至公判　上曰誰也右相曰重臣洪啓禧之從兄也領相曰此人於天
安順安善治而此邑所如此矣　上曰湖西伯難矣至李續徽　上曰爲人甚善
連爲善治矣至李成玉　上曰年少者不易矣至鄭錫達　上曰甚慈詳矣
至黃槃　上曰頗勤實矣至金鳴魯　上曰題目頗佳矣　玉堂朴師海奏曰

參御文字體重而湖西伯貶之題頌悔請推考 上曰初爲監司坡貶題文字
欲爲修飾竟遣推考也 懷德縣監收納逃亡軍兵田土以其不出充補自肯出布而名之曰惠肯云故考目及之而自上點下 ○中刺信縣
一境震動往往有張舞於街路者他邑之民莫不欣快過公民稱致賀曰今而後君牢
乃得餙然而賑使道眞佛也境內村村立碑頌監司其文或曰爲民除殘或曰活民
水火或曰嗚呼此相業古巡相夫人之生民心可謂極矣而民心之浮蕩亦可謂極矣
二十三日治道件兒擇納長兒年陞
二十四日封守令薦狀薦內侍教官宋持中 明陵參奉趙顯鎭啓
參奉李坪又封武年才行人不爲薦進事牌
二十五日封請傳旨之點牌
二十六日封德山縣監成德求罷黜狀狀曰德山縣監成德求差定差員
而不行故今番殿最薄示懲警意恐其居中呈狀乞遞而爲語憤薄

嘲侮備至體統所在不可仍置不得已罷黜云云

二月乙丑朔

初三日仲兒婚日

十五日家弟率兩兒及長婦來到

二十一日封巡審離營狀

二十二日風雪俱後冒雪發君巳禆將金載明李光維營吏金載觀林弟輝金斗甲啓書李允正馬頭金得昌通引申日甲及唱義信奴宗得忠男從馬行三十里中火利仁察訪柳燦以營貢信行自利仁西行四十里暮投百濟東軒主倅尹得勳直校理金相翊以暗行到石城而見

余今日來待于餘邑夜來見于館所

二十三日午前風雨晴午後雪下而陰早朝見金御史于館所仁彰倅金光

礪來迎 命早食發行渡白馬津南行三十里到林川次嘉林館主倅鄭象仁在午後發行西行三十里晡後抵鴻山次飛鴻館主倅趙載述在藍浦縣監李夢臣亦見舒川浦萬户柳元茂亦來見而歸

二十四日風朝發西行三十里到韓山次東軒郡守沈瀚在邑有城矣宋工延慶成謫在本郡今日蒙宥与主人聽其鼓琴以食物礼于内衙飯後發北行三十里抵舒川邑在山上而有城館于客舍郡守李纘徽在

二十五日風夜雪朝發北行三十里到庇仁邑有城館于大庇館縣監金光礪在飯後發北行辛里未暮到藍浦邑有城次于客舍縣監李夢臣在馬梁僉使金有禮保寧縣監朴春深亦來謁而歸水虞候鄭東楫來迎 命再從兄東進再從姪光朝來待而見刑庇仁座首金夢良以爭任掛書之犯刑庇仁前別監申光澤以違行事也

二十六日風朝食而發小行四十里到水營水使金靶魯瓜遞而未交

龜卒虞候鄭東杓領大旗幟出迎五里程到營飯于永保亭保寧

孫鎣亦來待金井察訪趙秉達以差員來待洪牧營將李承楠亦來待

利仁察訪辭歸保寧族兄東淳兄弟東僖光有洪牧庶族兄東

覺來見東璡光朝亦隨來宿于凌虛閣

二十七日風留永保亭沔川郡守來見與洪州營將辭歸飯後試射諸

將校於賞有差暮刑青陽人徐生敵者以傷倫悖行

二十八日曉風朝刑洪州南倉監官色吏以捧稅之濫也食後發行乘

戰艦張布帆水使設旗幟鼓吹妓樂保寧倅及諸族人同載始解纜

寒山寺風惡不果直到彼岸水使及保寧及諸族人皆告辭下陸管營

迂回行三十里小抵結城邑有城次于潔城館孫鎣朴敬行在洪牧使

任瑞山郡守申景濬來訪相見仍辭歸
二十九日曉後小風日出發行小行四十里到海美邑有城外有松林環周
入次鎮牧軒孫監李廷魁在安興令使李碩儒馬梁令使金有禮德
山孫監李龍中來迎命盈第觀遠來待午飯而發西小行三十里到瑞
山有邑城次于瑞寧館主倅在
三月甲午朔
初一日早行望闕禮朝食而發小行五十里到唐津邑有城外門次于
望闕館孫監金載大在風不得前進仍留宿
初二日終風朝刑瑞山年少者監及老書員朝食而發東行三十里
到沔川邑有城次于奉憂軒孫監金復復在其伯氏監役百復坤亦
出見叙感少其大夫人為八寸感戚而洽滿八旬云以衣物相安午飯而

發南行三十里到德山次于東軒縣監在大興郡守金令澤來待相見
初三日朝食而發東行四十里到禮山次于烏山館縣監韓警在青陽
縣監魚錫文牙山縣監李壔來見
初四日朝大霧仍成細雨至晡而止早食而發南行四十里中火維鳩倉
并察訪拜退發南東行五十五里渡熊津暮還營
令行每入郡縣訪問孝子烈婦之存者以來雜儒問至孔山中縣人朴信興忠孝君之
見其母病思川魚時深冬絕川告活有數魚負冰而躍人以江巨孝稱父早死幼未服
喪及遇父死之年遂追喪執禮如初喪書 國是乎旌表是日必素食 肅廟 景廟 廣天
之日桃茗於宿門之外晝夜哭及服闋還家於家後擇地為壇朔望必向哭拜蔬食
服喪並前後如一戊申之夜以老無以赴雖乃沐浴祝天日夜哀哭事 十余旋忘孝兩全之門
嘗經同知今年恰滿九十視聽不衰齒缺落而復生饋以樞饌傍依孫而食臨歸言曰林
巡若到此乃欲相見吾曰年老如此而壯無死意望能不現以一石米二首詩饋之家在吾元里云
三十日狀罷中軍任載大以私增山城納米軍官事也○稚繩嘗未言中外論吾
牌之政殿最題目無一善爽往往有書出面目者前後遠近民吏之抵罪者無一冤枉

故民間相語曰吾使道必有神術不然則何能如是之神靈也本府及山城猶吏奸猾次第鋤治倚者斂手屏息深山僻村之倚富豪橫者皆為愛人好施之民悖子傲弟変作孝悌溫恭之人感動一道令行而禁止云每見吾邦之為政言若不出口何大畏民志乃如是也仍笑曰何以果學得神術耶又曰吾邦按臣親戚故舊之鄉能不為私循而撓處府令於民吏又能不吐剛不茹柔故雖不大聲以假而以能畏服人心也余曰此正欲之而未能何言之易也吾斯未信也

四月甲子朔

初一日晴和朝發左巡稗將金載明李翼德趙載恭從營吏金載觀林秀輝張文旭啓書金宗觀馬頭金鳳文通引曹命甲及唱汝重奴宗得忠男隨行栗峯察訪金性天以善負從渡錦江而東行三十里又渡羅星津東行十里中火東倉東行十里到鳴灘謁外曽王考華谷公墓東行五里至達田謁外王妣墓仍酌話東行五里抵鹿洞仲巴第稚恭為進士

將以今日到門云故趂此而來雖其不果來矣仲里言民情近益相信而或
稱神明每行一政十者莫不悅服是秉公不撓隨事措得宜之致耶
初二日晴暄和早朝謁拜姑母墓以酌餘朝飯後發行乘舟于黔潭之文義地
順流小行五里餘拜黔潭書院又舟行三里許由旱路東行五里餘到新
洞伯姑夫墓亦文義地樓泉兄寓山後來留之久謁墓以酌獻文義倅李
成玉來見午飯後發小東行五十里亦晡到清州兵使沈鳳徵營將尹秉淵
虞候洪雨輔領率大旗幟出迎五里程入邑觀兵使出迎 命次于客
舍故使金履健在鎮川聞營尹得說本州聞許綂來見
初三日午前陰午後輕雨飯後開坐兵營去停試射諸將校行賞有差午後故東
岡仲舅母麿孫弟東啓率其子新進士光星自京來享兒亦將見四郡自
營來矣
初四日終日輕雨早食發行享兒與東啓從金載朋處于營中小憩小東行

三十里歷入石花村見李鏞內舍又少行二十里抵清安入次安戍李縣監李寬鎮來看上京中不在火西發小東行一十里入槐山界又小行一十里踰松五里山嶺入陰城界又小東行二十里暮抵陰城縣次于七事李縣監張學龍出迎原蒙衍趙文亨來見是日終日輕雨村村花柳秋年向義春年發地間有千耜右擧有喜色矣

初五日朝陰晚晴早發小東行四十里小憩店舍行五里到犍川乘舟順流至彈琴臺又行八里許到忠原營將柳鎮說領旗幟出迎入次中原館縣監申暻在

初六日晴早發李咸寧肇漢來見仍與同行出小門小行十里渡小津小行三十里踰月隱峙到堤川邀西流乃行六十里堤川倅李永培出迎境上中火還發東行五十里踰朴達嶺暮到堤川縣次于安

民軒主倅〻先到金季長以從所倅方自象亭古〻路居入市中
伯深亦同行為待金行過七日無與〻相話永春孫醫李玦來待
迎命先歸
初七日晴早發金君伯深為見四郡同行小去十里見戩林池〻在龍
頭山下東西可五百步南北可三百步許水深無底云清澄可鑑西缺
流瀉成瀑局面體勢平曠幽穩殊可觀池西成瀑處有一個茅亭池
東有村廬六七家洒然居小峯茅亭而起還出十里東行三十里踰重
峙中火于任縣倉即永春地也午後登蔥蘇踰老隱峙東行二十里許路
有三巖山崖有石如疊積而成高可十許丈而無可觀又東行二十里得
杉坡書院暮抵永春邑主倅〻先到矣俄而宿于客館院儒六七人暮來
見

初八日晴早朝乘舟見小蘇雖只峻拔清秀之氣而亦自奇矣蘇之越岸開野平曠可居仍泛舟還泊邑底津頭飯于舟中放行見南塞江邊山岸有石竇可容小舟而清流瀉出撐舟納竇明以炬火脫去上衣及笠子登舟俯伏而入未入石門穹窿洞達舉火仰看嶙峋刻斷多成物形有鍾乳流瀝吹角于中聲極雄長轉三終聲壯塞耳入三十餘步有乳石盛[?]從後舉舟而徐行數十步而見更奇而有小洞柱者撐立石皆緣柱而窺有小石門者使人明火而瞻之亦多有奇觀而水深及腹不可入矣居人云每正二月之間水涸殆[?]向至[?]時可得深入而亦不能窮至源云仍回棹而出西流三千里望見石門沿泝于隱舟岩抵龜潭水勢平廣成潭怪石三朶聯峙湖心左右諸山環擁抱圍[?]化斧之費功處也主倅徐[illegible]修[illegible]之艤[?]舟載妓具以飯來待矣

飯于岸上幕次迨夕承春舟乘舟船與日助之同載西流三千里暮抵

邑中宿于丹丘館

初九日晴朝登二樂樓飯後見以肩輿行見三仙巖午飯于上仙岩石上仍向雲巖小坐吳氏亭中主倅具小僕迨枝留待矣轉往舍人巖居人安健及金次榮者出見槐坪村士人金性之忠來見其金次榮求家甚於槐村日向夕遂飯次

初十日晴早發乘舟西下泛洄於龜潭玉筍之間山勢雄峻水勢平緩而巖壑之奇壯刻削比嶽潭絕勝登降仙臺坐于石上松陰之下清風支倅來待于槐谷水邊命持來午饌喫于石上迨舟回舟乘清風舟移泊于槐谷岸邊凡行三十里矣主倅不在兼官堤川倅來待矣喫午飯仍溯江至老隱洞外停舟以肩輿陟尋舊日亭址著昔

辛卯歲吾家築室于茲洞吾方二歲隨　兩親而來仲姊及姑夫同來任
弟仲里亦隣于此明年壬辰撤屋于宅安座舍而不復往來亭舍居之
仲姑家矣今見村閭盡毁無一人家居耕者問之指示舊日尹醴泉宅家
基而皆為田疇坐于田中回思往事不覺潸然而淚聲亦鳴咽矣登舟泝西
上到清風府飯于寒碧樓自槐谷又行三十里而日尚早矣夜月色甚朗
兒輩及幕屬與魚虎乘舟前江張妓樂泛流火戲坐凝香閣開戶觀之
仍宿閣中
十一日自午後雨夜時時雨亦早發乘舟西流三十里到黃江朝飯于金伯深
于蓮川逢李宗肇澤于忠原捨舟登陸西南行三十里中火于水回主倅延
豐殷監柳信基出待矣冒雨發西北行十里踰鹿峙涉清和地行二十
里暮到槐山飯于客舍郡守鄭致儉君寔生仲學以新恩亦來相見

十二日朔晴晚陰朔入見主倅發行南行小西四十里中火青何地主清

牧之以再昨來待矣　季父贈恒善以碑在倉舍门外清和李生鏞

來待扣見仍隨行午飯已發南行五十里入俗離山宿法住寺地主報

恩孫暨來待矣任君相周居本邑亦來見宿留

十三日晴朝食上山以芒鞋籃輿或乘或步由內外石门登中獅子僧

舍火於前夏僧徒方治材改營矣轉上文壯臺有木梯可以攀緣而

頗危峻兒曹皆登覽余與任友坐臺上石上轉入內山少憩達摩菴

菴空無僧下至福泉寺午飯見東臺又下至沐浴巖坐于泉邊石上

憩杜鵑峽之轉至水晶峯上眺望天王峯大藏峯立石毘盧峯

母獅子峯獅子峯文壯臺香爐峯觀音峯妙峯諸岳皆入眼中坐

盤陀上有石龜壬辰倭亂倭人見之謂天下至寶曰走東土以亡龜也破

截其頭後人以鐵鎖續之出移時至玉珊瑚臺小坐下臺宿法住今
年蓋候甚晚在嶺時見杏花杜鵑始開及入峽裏山杏花杜鵑花梨花
玉梅花林禽花桃花李花處處爛熳又百樹方盛嫩綠紅綠交錯景色
甚佳麗矣

十四日晴朝送任幼輔李鏞仍發南行小西三十里到報恩客舍主倅聞
之先歸青山倅亦來見黃西言輪方到其墓亦來見朝飯後發西行
小南三十里中火沃川安邑倉主倅在家聞故亦同倅來待午飯後發行
渡化仁津南行小西三十里到沃川次于沃衙飯此路杜鵑躑躅方爛熳

十五日晴送東僕于尼山朝飯後發西行四十里直到懷德椋象錫外兄
午飯之後發西行四十里直到鎭岑槐里洞　墓下拜宗兄伯妻氏仍省掃
禮事孫瑩在家兼官連山倅備　祭物來待矣暮後擧火行十里始入
邑宿東軒今日與椋兄語椋兄曰爲政數月民情大悅殊可嘉也余曰實無一

惠之及民而民情如此何也極兄曰湖西一路折補藩衛士夫府庫最号雄治而道伯
且監司久矣年來又若飢十室九空而民不見憂有土崩之勢得君按節律己守法不畏
強禦黜陟嚴明聽斷公平而其所措置又多悅服人心者守令畏憚猾吏斂戢不敢
肆行侵暴百姓至愚而神者安得不喜悅而愛戴乎今則幾乎合何而禁心擧有其
蘇之望矣須慎終如始益加淬礪使民得以安土樂生則如我者亦受賜多矣
十六日晴早朝行六十里往新峴謁外王考墓行酌獻還于飯店朝食而發
西行四十里到馬指口津上列店炊船載妓樂來往舟中與之飯見錦
碧亭仍順流而下歷拜韓山族兄于四松亭薄暮到營
十九日晴飯後上使樹山城巡審城堞登於李雁樓後行
二十一日晴右相兄受由省掃今日將到早出毛老院迎候仍與偕往四
松亭午後先還右相兄追宿于宣化堂字兒再昨往城欲邀而歸
行次今日到來於物留于下處
二十二日飯後右相發向魯中
二十七日晴 壽辰道行於婦見獨壯禮

五月甲午朔

初七日晴 仲徐台一之自大靜謫所還 相期于西舍 右相所住處 早朝發法尼山 與一之宿于小室西舍

初八日晴 朝發還歸 一之踵到 仍會于觀風樓

初九日晴 與一之上拱北樓 設妓樂 暮還

初十日晴 朝送一之于丹陽 朝見京書 八日次對 有遞職之命 而以閔百興代之

八日次對 惠堂韓翼謨啓曰 忠清道田稅三千餘結 初無所執 故田閔中錯 又執田下吏不察 有此落漏 加執三千餘結 穀物則排觸以色云 田政差錯如此 推考何如 上曰 然 乃淑爲排當之味 卿須知申曉 曰 豈有是理 上曰 此也 此次第乃真之事 而恐中之後 不可尋常處之

諸臣之言何如諸備局堂上曰至於三千餘結之多做錯大矣大司諫
朴師訥 啓曰田政何等重事忠清監司君東進田結善錯至於三
千三百餘結之多患者未已清推之雖曰後於有加右減縮有異而
其重田結如是不審勿論其減縮濫則一也有關後弊罪推考可宜
若因各邑所報而執然則守令亦不可不嚴處臣謂忠清監司君東進
罷職各邑所報亦令查官重勘宜矣 上曰大諫所言誠是不問減縮
三千餘結不審道臣不可推考宜罷職恵可查上清推亦輕從重推
考 上曰其人則可惜而此事不做則已太无稜稜則不可到界幾月
也領相曰非今之言矣 上曰推字宜遣道臣遞矣為人慈詳有餘
而過於從容故如此矣領相曰中只爲政甚猶近矣此事何然出云云
傳曰此時道臣數遞不可闕人雖不可惜在國體不可推考而忠清監司

既已蠲減此時守令猶然況道臣乎某令宜擇從官隨摘田政詞學大臣
備撥
道內各邑之年已災田結總減舟正月修報惠廳而各邑多歸承祿云
須從災見漏還承祿未雜位是免稅無賦之土也於右書各拔之
於惠廳所入之自是規例而七年色吏生疏右書惠廳一例於之以是年
例無行之事此中吏所得以容私者殆初不致察而循例置之惠廳
亦不之覺察云憑本道所於減舟之最多以結出來須降大同收租及本
道出來減舟修於此並收實總減舟所漏之承祿云除未位而於云惠廳始
覺其錯題之書目回啓準於正月上之所結總數則邑邑有加合為
三千餘結其間曲折查於各捺回加結來添載元大同上之云意矣
每邑云云更於回敢者前後文書則今以加磨三千餘結乃是右

邑衙祿與邑驛以須條也摠而成冊修此時畢為落漏而大同收租成
冊則同見漏之多準數入錄修此者有如干該吏不察之罪多別旅給而
至於上納一款減有大段難便者而邑所結而收之米已盡區劃或有
若干存留之邑各樣上納米盡裝發則追後添載其弊極難至於錢
木上納之邑則上納條外以米捧上而以為還給民間吏之心術尤極
難處上納一款狀為之遂寢以待明年云云回題云收租總而何等關係蔽
漏追此事未前聞添吏多發刑災年減之日數千石大同加錄俵登
皆有是理此節多邑趂風和收納云云茲事顛末不過如斯當初不察
患而與京營無異而患者之入矣　前席也乃曰湖西田稅三千餘結初
無而此坂回閣中防束乃加此之變幻事實游辭瞞矣有實京營有而
隱瞞而患者能摘而發之者終遂名之曰田坂差錯隱結個人於點黜之

料而欲自御其紙夫田坟是前照目之而已勘單亦難脫差而錯之甚乃
滑手其情態良多之病而謂甚諳之不識頭尾只隨人口吻而從以和之
以取媚於當路者之是此等輩例套呼之乃紛也已○初十日入謁入侍
右參金相福曰湖西舊伯田結之贏縮前後不同事其時以右曹無縮
而達而更有贏之坟隱出者矣今戶曹田稅所除節色承稟以給案
坟能得惠於所以并入右兩案坟有贏矣亦嘗初抄摠數時下吏不察及至
更抄出來時始為查之言并錄承稟亦案坟接之初抄摠數所以有贏矣
事言不過如此 上曰舊伯乃措保然无察實結數甚多矣領相曰雖
保有紛紛容而剛明乃精爲右參曰曰伯剛明綜核善治誠異常矣
十一日治送兩子歸意氣金烏伯準宰性右參若兄自尼山洛路歷
入淳于之觀風樓

十三日朝拜過右相兄處朝

十九日辛亥 家廟及 極樂内省安既及府拜謁知韓公子妃自

其養之處遂來歷入沙平觀風樓

二十一日過子始

二十八日晚雨出於新構射閣請額於過正亭亭上揭額落成作慶

之宴以李存燁酒河川金啟洪中軍李夢觀同在備即田光君曰

不亦樂

閏五月癸亥朔

初九日晴往惠津碑閣 王考曾經惠津有遺愛碑江亭亦有

碑江亭碑移入邑内同閣以爲久計已告以早發朝後乎長久回午到

惠津亦官繼廣修立碑閣亦來在招院記年後處發拜告石廳拜又

宿于九崖

初十日朝陰雨朝后 臺落門謁見喜里氏以九氏逢甫歷入寧安見於

林相七善李弟又見袁姑于開谷中大利仁見韓國之參暮還營

十四日聞象奇昨日有 大處分

十六日聞於十五日 殿臨頒教十四日有叙 命以二品以上及侍從堂上班教

人並叙用事頒教之 命收下

十七日晚雷雨吏判金鍾仁以末擬刑曹參判

十九日以末擬大司諫 祈雨御史尹勉憲事 御製香祝本廿日發于社稷

二十二日以除同敦寧

二十三日 恩悼世子邑中宮薨逝于二十一日 依礼閣以淺淡於寧居坂邸

亥于正歷無以詳

初二日未時茶房入診壽聃奇具允明讀奏湖西伯畢賑狀此但有
上曰湖西伯奏御文字極有精神矣壽聃曰湖中晩回然矣
精神年少安詳矣 上曰然矣

六月壬辰朔

初四日祈雨于鷄龍山龍湫旱災一向孔酷初三夜行中火于敬天欽谷
於兄家少憩神興寺宿湫六連山尼山石城利仁爲執事曉行事待白
明而登雞龍嶺上望取天以六尼山東西一望廣坪無一揷秧處殆爲赤
農之地而農家男婦偶偶無事扣與抱膝閒坐於田疇之間間有垂涕者
而見者心午後還營廿初二日有仍任之 命初二日上詣三大臣賓市書上入
侍 大命柳台讀奏湖西旱災狀中說領相申晩曰湖西事誠可悶矣新
豈可以百興之病當危域而民事又如是誠可慮矣 上曰以百興之狀既如
此則未何以處之耶領相曰以百興之狀兼無時月內赴任之望而舊豈可尹
東暹本以剛明善治俺以鍊熟剔煩於湖西事雖役他可伏之中無於
此之況今亢旱最酷民庶阽溺之時尤不可不付之熟手以書成放以百興以

狀得遠莽豈可仍任以好矣左相曰君東遲果剛明若為如是則誠好矣
上曰即覽其狀亦可見其詳盡矣而參議是正合予意矣依為之○
是日朝封年事別勤狀
本道亢旱孔酷民事閔措緣由寸已馳 啓為白有在果績接列邑文
狀奈以遠近傳什大凶已別去豈驚心是年而大槩今年已自春間雨澤
不足川源消縮繼以三夏大旱了無一滴霈雨一路同然中間或有數次
驟雨而不過犁鋤而止或浥塵而止僅得東蒙之句水及助枯坼之急
務故老相傳自古無此旱災是如為白在如中當庫高燥處固無可
論而其有水根處引溉桔槔搬辛移秧而并皆乾涸在在龜坼間或
鋤極釘插者移植枯其形如焚已決今棄是白遣根耕則高瘠之
田未耜不入初未耕播野下之土間間落種集不生苗木花黍粟初有

盈茂之漸近益萎枯斷無成實之形是白如年揔以論之列邑中山川
平曠之處被旱尤甚四野皆赤草木俱焦近山傍水之地若干移秧不
過十之二三而亦無可望旱災之極甚至於井泉俱竭而汲水十里出途
中暍而死道路哀此遺民何以為生今則中庚已迫秋節將近雖即
日得雨移秧無益設或移之秧亦已枯更無可論謂之通一道東地
不是過言是白乎旀況自五六日來夜朝凄冷東風每日吹雨急遽然其
有秧根者亦難成穀實是近古所無之歉歲而比之辛壬不翅數倍即以農
民處之相聚號泣田野隨於祈雨之行目撃形狀直欲臨田叢哭況復今
夏麥[illegible]失稔秋農斷望窮民已多離散之類目前如此來頭可知
言念及此誠為之寒心今方飭諭列邑使之慰撫鎮安而若論賑政備
自冬始賙濟之策必為預先經紀可救一分捐瘠之急而臣營殘蔭元

無錢穀之可以措手者是白遣道內列邑自來凋弊而已而以後累次設
賑無非以私蓋藏蕩然至於還穀留庫亡亦其半而秋後收捧之政收
捧無皮之毛是白乎旀且中三南物災移粟無路民國之事誠爲悶迫自
朝家預加商確及早措劃然後庶可免亂一路塡壑之慮是白乎旀居纔
蒙 恩叙擢越是悚而旱災無前民事回急未雖益之局茲一回
之責故敢以尾附淺見而今年旀祈雨一款節候雖晩及今一霈可救若干
未秧之處枯者故申飭列邑益加虔禱臣亦將祀靈山或冀得雨之
初六日入侍命讀湖西狀啓 上曰狀辭以臣才術大過爲言似過矣而豈有備
無患預先經紀爲好然而大旱矣 領相曰已進而爲民不是識不何矣其所
任之 又教則似未及中知矣 上曰賢哉賢哉旨其第有異甚安靜矣 領相曰靜
故做事績察矣至第亦非常矣 上曰靜者之言殊如此云商量施之矣

命之傳敎曰旱乳之狀日〻皆至頓我元〻何心至食難然凡事豫則立也而
今者湖西伯之狀無乃早動年慮誠祈雨以備不虞尤爲着意事不諭而令
日臨門召見諸道民人其中有牛商潛賣牛而來京者亢旱若此根耕方殷
之時覵其來商豈不泄〻無乃道臣誠心以飭不若狀中而然乎其在責備之道
不可無飭忠淸監司尹東暹從重推考
初十日有發疏〻意從之 敎今月初二日陳敦衡發免疏才入急爲有仍任之
旁祈雨弊壇居時出官御步輦領相申暻曰忠淸監司上疏以請戒留院承批並後乃以封啓最矣
命自今除其發後以呈 初十日。傳曰一時飭敎其何卑皇藩任禮重
上曰何上疏領曰仍任後陳疏無 命注書持入者禮曹尚書命宋請奏
何滯居最忠淸監司尹東暹發章下近其〻及期封啓最領曰不察
之失自賠矣 上曰啓最乃及期半領曰今自下送冊朋乃以封進之矣
伏以洪惟我 聖上誕撫中興之運丕闡復後之慶 至使乃察院直
即撤臣民忭蹈中外同情仍念以臣魯鈍亦叨藩臬居職情〻恒切
懍惕醜類終露 遽遞謫果發及頓惶怛歷月靡措不謂 大慶

涵容於加收錄特排 曲貫之仁復畀已償之職臣誠惝怳感激益
不知所出噫當初結簿之差謬自有委折蓋以起摠案不過一條已
勘之槩此年條舉行之事初非可以低昂加減者也而道內邑驛
衙祿公須等位原係免稅而出賦者故地部摠案除卻此條惠廳
則並計而成案此兩案之不同也所有定規按而行之本無足以致
疑而加察者臣果循例署送矣計摠成簿之際兩司所納一例傳
書以致惠廳摠數之因臣有錯及其收租正案之修上也並收雜位
初無所謂故二簿相照始覺其錯果遂有校定復而不察之失
臣乃自訟及此 前席勘論之奏或謂之田政差錯或謂之加結此
皆事實之外臣實莫曉也雖然此等備條循行之事於焉做錯
立速 嚴譴則其觸事糊塗不足備數於任使之列也已審矣況今

亢旱滋酷民命近止濟活之策轉益茫然正宜擇材力強幹之人
爲收拾敗轍之各而乃以臣癡不了事者尚且存留不思變通容恕有
乖於 一初綜核之政而伊時 廟堂之規亦豈無參論俱係深重
則在臣廉義亦安可諉以已經薦勘時月稍久而晏然爲盤礴之計
哉茲於 恩旨之下敢陳兢怵之忱伏乞 聖慈曲賜鑑諒收寢
成命 中除威罰以安私分以肅公紀不勝幸甚
十一日禱雨于熊津都事朴泌判官金相直定山宋載心懷德李濟永利
仁察訪柳燁爲執事
十二日病章還送 傳教到來封殿最爲事執筆
中軍李夢觀 日淺
都事朴泌 檢濟審堤任職無闕上

公州判官金相肅　莅煩以靜吏民爲便　上

清州牧使金履健　上

洪州牧使　未差

清風府使李衡中　上

天安郡守趙守誼　自有治法所治民懷　上

溫陽郡守李彥秀　上

林川郡守鄭家仁　上

韓山郡守沈𤅶　本自通練頗取怨謗　中　吏曹下

舒川郡守李纘徽　上

大興郡守金令澤　倦亦由衷雖責莫效　下

沔川郡守金履復　上

瑞山郡守申景濬　實心爲政疲瘵可蘇 上
泰安郡守李光宅　一意殫竭已著成效 上
沃川郡守黃仁謙　上
槐山郡守鄭致儉　上
丹陽郡守徐懋修　恬簡自持豈弟爲治 上
文義縣令李成玉　上
忠原縣監申曤　執剛不苟任怨修擧 上
堤川縣監李永培　克自勤勵不徼近譽 上
永春縣監李埉　上
延豐縣監柳億基　邑小如斗自能了事 上
陰城縣監張學龍　上

清安縣監李寬鎮 猾吏雖悛細民則懷 上

鎮川縣監尹得說 上

木川縣監許統 二倅成謗百害從生 下

燕岐縣監鄭錫達 上

全義縣監趙戇 民事漸緩曷不振惕 中 吏書下

平澤縣監權聖庭 上

牙山縣監李琇 上

新昌縣監李觀徽 上

禮山縣監韓警 上

唐津縣監金載大 弗煩弗擾災民庶賴 上

結城縣監朴敬行 上

保寧縣監朴孝源 上

藍浦縣監李夢臣 上

庇仁縣監金光礪 多質少華且責成效 上

鴻山縣監趙載述 上

餘邑縣監尹得勳 上

青陽縣監魚錫文 上

定山縣監宋載心 賑事當前更勉嚴束 上

石城縣監黃 欒 上

尼山縣監南泰憲 邑弊民殘慈以撫之 上

恩津縣監徐廣修 遇事明練做措無差 上

連山縣監權正宅 所貴淳懿益勵剛克 上

鎭岑縣監李宜鎭 上

懷德縣監李潯永 克存大體不遺細節 上

永同縣監洪相宜 上

黃澗縣監李百源 上

靑山縣監鄭錫保 上

懷仁縣監崔道興 上

報恩縣監洪緯漢 上

德山縣監李龍中 勉在剛斷治自澗落 上

海美縣監李達默 報瓜雖通犯禁難略 中 特敎題下

稷山縣監趙恒彥 柔道雖善純任則弊 中 吏曹下

連原察訪趙文享 上

栗峯察訪金性天 上

成歡察訪黃最彦 上

金井察訪趙康達 驛政無闕 上

利仁察訪柳燦 上

審藥 鄭湑 上

檢律 韓興祚 上

十八日新丙子山城城隍壇營將中軍判官燕岐利仁為祭官

二十日陳候罷疏

伏以臣頃上自列之章祗俟鐫譴之 恩前本還給 飭教至嚴臣誠一倍隕越殿最事重難不得不冒昧封上而循省踧踖不知攸措矧今大旱無前民命將盡賙活之策雖付龔黃之材猶慮難濟乃以如臣短拙

強責大擔將使湖南億萬生靈誤了臣辜負 聖明委寄之眷死不足以塞其罪無寧早伏斧鉞之為愈安敢今也且臣於目前伏承 聖諭以牛商之不禁 特下重推之 命臣尤自認失職可以薄勘自怨也惟此一事別有哀矜之情尤見大殺之驗蓋旱蝗太甚根耕已決麥亦既悵秋熟絕望民間遑遑亦牛賣犢犁及舊穀之未絕無圖升斗之沿類以致牛賤如猪商賈織路農民愛牛如惜肌膚而無意不迫亦不暇顧則臣誠為法度雖有不忍嚴禁哀此民事推類以見可知其急且急也噫今茲亢旱六月已半矣本道土俗專事移秧而四朔不雨三伏且至其所未移十居七八雖得甘霈已無可論則設有近峽水根處譬如太倉之稊無救千里之赤前狀中以預請賑政為辭者自常例言之誠亦太早而今年之無異於辛壬兩然焦土大無已決則前後賑事不待秋成而道內穀

物之豈異於西南坎欲觀 廟堂今日事勢登高移粟之策再宋

臣朱熹浙東荒政最著當時乃其言曰到得旱了賑濟每無善策

然下手得早亦得便宜又曰在浙東纔見旱即去朝廷借得六萬貫

糴米是知賑濟之策莫要於早若待饑時更難理會今年三夏

之旱此實使昔人當之亦必已借乞公錢和糴米穀汲汲如捄焚沃焦而今

臣洞黙仰〻惟送日月見旱四朔無一下手此又臣忘廢寢食日夕泣涕

者也自 朝廷深惟一道民事之阽危速議補救擇授才能及早論

究俾有一分實效政為目下第一急務此實臣由中切急之懇非

平時飾讓之例語也伏乞 聖慈俯諒微懇 特賜譴罷以幸我予

以安私分焉

二十四日疏 批有旨來廿一日啓下也 批曰省疏具悉特教之下何敢再章

一時同備其何擲捶御其勿爲察任○二十六日因憲府啓林川女化爲男子

七月辛酉朔 有重推之 命事見下

初二日因臺諫罷職正言柳善養而啓於啓請前承旨鄭夏彦削奪官爵門外黜送事又以旣正法誤人弘福亦以妖邪之說亦爲見棄於縉紳之倫類則彼道臣何敢於縉紳而給價買屋繼粟料生自著親密之狀以致搢紳之偶駭噫身任藩維之責事體尤別而容接妖惡之輩不如難愼今於弘福正法之後不可置而不論請忠淸監司尹東暹罷職不敍又以亟請寧邊府使沈𡒉罷職不敍請趙甲彬極邊遠竄李東泰敍之仕版○命正言柳善養入侍々々時 上曰尹東暹似不爲弘福買家以給無乃風中乎柳善養曰此人豈知其妖惡則似不爲此而畢竟之人相親如此非矣樣子亦以不親儒臣爲言臣亦非安字非玉城

年 上曰亡者什之年甚於什之年善養曰今當後什之而振刷坡不能

不言 上曰欲問此事召入矣 命書批答曰末世風俗甚可信也既知

其人而則曰洪然是事而難然此臣不以殺之前雖以行公方當鄭徽

民事不問依其言不可直入於黜黜之科臣則道臣詳查此十郡長彥

事依其沈坡事不允李東泰事依啓柳善養邇嬉田臣未識魯莽言

語善被求不合於清朝耳目之任而適同量我於此路之初勝陳數條之事

措辭一日之責矣及此 臣批不從不賜允之 責故截臣不勝懼悚

惶之之請 命退亦之 上曰予無觀人之鑑其於釋褐之初之有知屬

果驗矣看初入量地何敢售志焚香科次之香有尚漏殿中 昨年科次擬

以焚香謬揀頹折 諄陞勉飭甚言尚之記有回互沕圖之態不當所報而心自露出

題尺以惜為非之意雖不能處辨黑白之道其雖例批依其之善養臨退

上厲聲曰先心乃敢如此乎頑小者安敢乃今登科初亦已慮之果然售
汝矣柳哥庶乃悉矣乃狂敢之是乎曲想耶 俯視叔曰過甚矣 命
書傳叔曰挾雜已量其逐難措為一道絕免啓此時此道望乃曠職
當之乃不另擇忠清道臣有影代以官評招問以至今問于大臣備擬
書進 上笑曰終為逐來性矣須為逐來乃免乎難來必辱之矣承
旨曰以是逐來之路矣 上曰乃爲之人已出坂然矣亦不爲見此等鄙陋
之態代理矣此復見之也○傳曰原匪難論噫亦難舊矣心則不舊復以
前舊習代理幻術爲厚者售於今日復以之時乎不乃不收餘意而詳錄爲
問訊再仲目覩手書其葉而隱然驅人於不偉之目法此公心（沈撥事也）其中不然以
亦挾私之分一啓五條前奮縷露引爛之際此說語窮初以回惶悚其反以
瞿然者以哉怒止於自然言之必將乎動直至態不變言之嗟焚香抑封此爲觀瞻

洊降照臨蒼蒼昭昭而亦以此唱於前後諭及初於中之人其中雖滿腔舊
習者中若有一毫秉彝之心在直廓然感動惕然自形而此人成童前
已見者彝福後見之尤德者若二人無觀相之鑑心自獨自觀此人於腹中必
也滿腔舊習日後若售其志於若之何而為之可以容顏對人況有此傷教理
有逆慮心不介滯果有今日其形已驗在心之處噫今日五倫明日千歲或
引己亥或引今番依倣彷彿之人其皆謂所以那日中之下教之言此亦然
令人噫須命代理不能觀此未之事而然也白首暮年料外復及未過數月
復見不測之變之勝寒心在亦惜為非欣之路之言雖不憲分屠洞諒何
以消長習此損傷教昨日下教而當賤者今後不遂下教被舊習者噫那
日之教尤德下布 洊降之命當施柳變之律法不貸之後日君子噫紫
刑懲舊習當未滌卅載畢甚悉以是為萬事方寸之初政平心益固而見益勉以

淸予見仰伏彼蒼莫逃於照魅之鏡者爲能不飭所蔭臣工益善敎勵

一處之過遽若然其難復收與代理時無異且在時亦取覺之言事者況予親身之

時乎其愼之勿以聽懸望罔彼其律。傳曰前參知尹東昇敘用承旨除

授待開門牌招察任

初三日召對諸承旨持公事入侍　上曰頃者尹東昇啓辭誰爲之乎予忘之

矣恠物列置故豈臣難入矣右承旨南泰會曰尹冕東啓之而甚言爽實

矣　上厲聲曰予不爲苟且之君矣自初不無見其陋態矣渠以焚香之存放

爲此乎洪臣分矣予謂此等人宜上帳殿而治之矣弘福善爲文墻中隨

行者皆羅之乎寧邊府使事又益浪矣渠以同郡親聞鞫招公然言之果

乃奢適曰守之皆十云其與十之說此則益浪矣　命書傳敎曰下敎後靜以

思之尹東暹事有大不然者設或有是事弘福洪此事前渠雖無狀人雖

卑賤亦一甞下誠衛也雖或有以不過例事湊合以當事端昨日下敎之
意若此而已其雖小技少有文名而常時知面者亦皆勘律年非濫此也
人君下敎當如四時爲人臣而不遵令無臣分也若不放堤坊將至於君
不君臣不臣乎雖衰耗法不爲苟且復改之後且不宜除拜之後 昨日尹東昇亦有除授
乃覺今者玆事與法者尹冕東脈絡相関興訛造詐一矢二射非復改之
時而可售者昨日所道臣詳查此中之命特爲句稽非諺處代以禮使臣之危
不可不使之律座將本職以無乃從而既命句稽之所謂從不存也前監司尹
東暹敘用 都承旨南泰㝡頃爲李宮與諸基臺同爲違牌諸基臺削職而南獨偉免其時東昇適以諫房承旨有所稟啓尹冕東時以基臺諫謂東昇曲護李宮而從劾之實
爽實也 聖敎蓋謂今以柳基臺之言與前日尹基臺事脈絡相串欲除東暹之初而從也故 聖敎謂
東昇除承旨後乃覺柳基臺與尹基臺相関也以時於時東昇肆疏適入而南泰又以承旨持此事入侍
故 聖敎有所云云而因 上問東昇攙捧之端而記拮
其承旨後 招知申敎曰尹東昇被駁所以者承旨事也
命讀忠淸監司李基敬上疏云云疏曰
至若見識在臣處義尤有所不可冒肩者臣之向叨諫長也首從尹光紹而其中

有爲營索之一款矣今者臺啓以此指爲前監司尹東暹而爲益致謗云
夫弘福家舍事係是一事臣從此論東暹者而且其發也始於臣灑終歸于東
暹臣乃代其任焉則是不幾於蹊田而奪牛乎云云 答曰云云本事亦無可論卿
言過矣卿之撝挹雖過一層其所執心事則曰是在成美之道難以強迫特
許而前之云云 命書傳教曰今見忠清道臣李基敬疏本事而今覺尹光紹所
爲以尹東暹其非風中之非訛謗臺臣而爲尤涉不當矣三大臣都當錄事
退後入侍三大臣同 候訖 上曰湖西伯旣然見遞職料分矣領相曰可惜矣
上曰人皆相親而獨以尹東暹爲無此乎吏曹之初無可查矣領相曰臣等亦以
爲然忠營物力本無爲人買家之道況此道臣本來手細決無是理給糧一節
不是異事雖使臣壽當之似當給之矣尹光紹裁書請給糴而不給云況他
物乎 上曰還穀不給則其他可知矣右相曰尹東暹之遺弊不關係而但以爲尹

家之感傷而如是乎年頃日臺劄所謂未知何人陷何罪之說誠好矣臺諫若以
公心言之則雖過無妨不然則 殿下四十年苦心將壞矣尹光紹趙甲彬本來
風馬牛不相及此兩人家以相親為言則次次蔓延且將條戕乎 上以前志伯敍
用傳教出示大臣左相曰臣意亦知以如是矣 聖教極是矣領相曰臣嘗以鎭安
之意仰達者有意矣左相曰以尹光紹札見之必無是事設或有之亦何將之有
哉 上曰寧遏府使得遞卿亦必以為過而未收殺之前似難故不得已為之矣即
日尹東昇除承旨後自思之者承旨事矣雖似宿師相規臺挾雜常許其
光介今始發之矣予嘗談笑而處之而見其態甚陋腹不平矣左相曰今番
則臣亦無非屢罪甚臺諫啓請罪臣亦則臣等之心乃安而其外犯者何限乎罪
名罪獨及於尹東暹耶趙明鼎人以他罪見辱其餘則罪名昭著矣 上曰今
後亦豈無之領相曰 殿下今既覺察此後則似無如此者矣右判金相福亦見

彈矣左相曰此亦 殿下任用之人故見敗矣 上曰欲柔此驅出儀者之言已甚矣
左相曰臣有所見敢達矣臺諫每出侵債者債之不敢債者不債亦彈之見彈者
公則佛菀漸成圭角矣 上曰被彈人並數之 左相曰某某人矣並此 殿下之臣
以公論則雖大臣不足惜而今則不然受者每劾之此非矣 領相曰此言誠是矣
左相曰韓光肇臣非相親而以為連姻血黨則非矣 上曰貧權之說正謂此
等事矣然載浩同流驅之不測則我今餘年 領相曰官師相規 淵鑑之下
實難逃矣再昨 下教人心甚不歡忻樂之矣 上曰一則不之一則佛菀之 領
左相曰自有實代矣 上曰公之論人者論罪重而律名輕欲以曖昧之事 隱
然為畫驅之計今日臨殺予心者以建功湯飲之則應愈矣 復 厲聲教
曰予所擬用之人隨而逐之南泰耆尹東暹具允鈺等皆如此矣 左相曰湖西方
遣大歟尹東暹精白一心任謗為之故尤如是矣 上曰非徒任謗毀之志專

出於用心矣○本中兵職之狀

初四日封林川查 啓

云云禮曹關內今六月二十六日大臣備局堂上入 侍時大司憲鄭光忠所

啓藩按藩之臣凡於道內事雖在六畜之微若係災異則趂即狀聞例也

此湖西林川郡有女化爲男之變聞或傳說至有親見者而道臣尚不

狀 聞事涉未安臣謂當該道臣推考宜矣 上曰從重推考其涉

怪異令本道查問狀 此事據下云云春間果於道內林川郡有女化爲

男之異頗有傳聞故行關該邑使之詳問牒報以爲狀 聞之地而白有如

年林川兼任韓山前郡守沈瀚牒呈內同郡女化爲男是如爲去乎金增南

身乙良爲招致依關面詳問變化來歷則所言內自其幼時有物如粟處

出於陰戶之上年來漸次長大而初無溺穴囊下陰戶依舊不塞尋常小

使亦從陰户而出是如爲有去乙 使人子細摸察則一如其所告是如乎人
半訛傳爲陰化爲陽而此漢一朝忽然化男者言則陰陽俱存也陰陽
俱存者世或有之不過自爲癈疾之人而已初漢發告之事則帖中一節忍
漢儘慎之道是如爲有等以自居其言又爲招致使人檢視則一如該郡所
報故果不馳啓矣今此甚虛言從出於傳中而事言爲此今無更查之端
云云

初五日啓敍用狀同日政付渡軍

十三日封自劾疏

伏以臣跡孤才疏無所比數謬蒙拂拭之 私擢叨方岳之寄自揆僥濫合
致災咎畢竟顚躓固所料知果然數朔之內三罹臺參彈劾僉新
罷名屢加向來屬書之見摘誠有做錯之失伊後為臺憲之請推則出規砭

之意無論本事之如何今無足申煩而至若目下所遭則其所造語意指
危險強搆無根之事欲擠罔測之地機關可畏虀粉在即不謂我 聖上
曲賜鑑照終始全庇 特令詳查既開獲暴之紛旋 命寢置尤出洞
釋之意而其外 恩敎之下及者字字委曲雖使臣自口解說無以復加嗚
呼士為知己者死凡在敵以下一言相投古人或有捐生以報之者况臣今日
得之 君父其所感鏤豈區區隕結所能酬者哉臣手奉 寵諭以首
頓地誠不覺淚血之交迸也臣請略陳其本末妖賊弘了禍於臣有寸外戚分
嘗蓋識其面矣及臣到營後以其居在營下故因其來見數次漫接
則有之而實無粒粟餽給之事蓋誠若親厚則來頭干辟刪莫須揣
目下恒窮勢或易然而推以本無情好故特未之給耳至於買屋云云臣
聞其出債於山城之錢放息既有流例掌守之吏隨其願受自主散斂初

未嘗關由營門則又豈臣之所得知者乎中營債案尚在今可按覆
也噫曾子之殺人以名傳訛也交阯之載珠以物傳疑也從古受謗必有
所致而今臣遭罹元無苗脈臣懷反復揣究莫得其由念彼量臣與
臣有世好而無宿忤亦豈自造無言之誣是固有造而傳之者矣吁亦
道之多岐而人心之叵測一至此也顧今藩職已解縱幸收廉之柦
伸 恩敘旋降罙懼 異渥之偏隆被以危苦之懇仰瀆 慈
覆之聽伏乞 天地父母俯垂情察下臣司敗嚴加竄處仍 命追
黜不才之身勿復檢論於官職使人心快而私義請千萬之幸臣無
任慄怖祈懇之至
十六日爲唁金領府尚魯被謫作清州之行早發行四十里中火燕岐渉東津行五
十里晡時到清州小憩鎮營見金相于謫廬入次本官東軒兵使沈鳳陞牧使

金僕健入見李鏞來見回宿

十七日遲發中火燕岐暮抵營今行見東津一帶十餘里之間無一移秧者一望皆赤而見驚心燕清之民十百爲群迎道擁馬或辭別或言勿以廻去而忘吾民顧歸眷　九重以治須死之命燕岐民有老叟十餘人環立馬前曰吾儕小民遇此百年所無之慘幾塡壑在即而情使道不啻若赤子之仰慈母尙冀須臾無死今使道棄我而歸從此吾儕死無日矣今欲終見慈母而一訴口情相率來別願使道行路萬福且吾儕之情如此使道之心從可知矣亦何異於捨乳子而屬他人之情乎願聞汝曺勿死好在之一言以慰此心仍嗚嗚泣下余亦不覺中心惻惻亦答曰方伯無良上天降災而汝曺無罪天殃今生故吾今獲遣而代以賢明新使必能至誠拯活汝曺勿且廢各安其居聽罷仍放哭羅拜于前更爲慰諭而行

十八日伏承疏 批下於十五日矣 答曰省疏具悉不待御章業已詳矣今
覽御章乃知中軍之為嘻世道難浮囂鬪東指南一何至此往事雖勿
說此章可謂查矣誠為洞然御勿過辭焉
二十二日雨終日終夜仍後冒雨離營仲兒隨軍左成達一李光維隨
營人金生道祚之從行四十里宿廣亭崔性李應爔(燁)中軍李夢觀
來辭于毛老院
二十三日朝雨晩晴今日 思悼世子發靷日也丑時望哭于旅次朝恩津
倅徐廣修自京還歷入相見仍後發行秣馬怡平今義新倅李性源
昨日到任未及迎 命故拔狀問礼使之除迎 命招見晡時到天安東官
趙守誼在 思悼世子下玄宮在申時也與主倅望哭于歡城館仍留宿趙
校理憲自丹宮出見溫川倅金履復自京還歷入招見鎭川倅尹湜

説話竹伴張学龍宋峯客訪令性天禮山倅韓鏧新昌倅李觀徵
未見別作
二十四日晴朝爽發行到稷山主倅崔昌世及平澤倅權忭雁及天安
倅入見新倘李恩觀少頃至郡倉交龜朝食發行成歡驛十里
少憩成歡卄里河水少退乃渡前進十里到阿橋邊水漲没肩用越川軍
涉之行十五里到葛山遇公州判官金始直自京還少話店舍又行十五里
暮到振威主倅俞澤泰及牙山新倅趙德中出見宿釜城館
二十五日明發行三十里到水原主倅鄭亨敎夫左兵入次衆牧軒校
吏官奴迎接衆皆來現朝食冒雨發行三十里秣馬彌勒堂又行卄里
暮抵衿川主倅李思恩出見敦府隷以政目來迎昨日政除同敦寧云
宿客館

二十六日朝半雨或止午後往下達夜朝發渡鎮吳津學兇出來津頭李生奎煥畫師金光白等多崔淨明出見于店後直酒 一點分陳鎮使李禧光維裕納客府居鎮見帥陵院依係請推進公方承旬自院中出來加見仍与偕還

五月進羅州推繩未言審聽遠近民情莫不嗟悗而齊憤於語作天之下吏至有鄉會痛打之議云尼山宗族來言有老媼負手振杖從傍而行到蓍梅村前指示宗安居舍而問于道傍耘者曰彼是吾使道舍乎曰然媼曰吾是宗山某里人百姓有福遇此使道老少男女以首戴之視其長在中今遇職收還其不少矣父母如此使道今不可復見吾欲覓其回居而去坂裏模而來仍之宗安繼個數時而去塲市之人舉曰勿為祈雨祭仍任吾使道則天必雨云及有仍任之 今仲且有書曰村人皆曰此使仍則吾屬生不然則死至有裏足禱 天之議人得此於

喜躍而知稚繩嘗未見笑曰吾輩之爲政僅能使民免而無恥也道而今春
捧税米之平民皆曰初見分糶之平上然蓋吏属不敢舞奸之弊吾輩進賊廢
務則麥糶之粹甚濫詢其以前及仍任之後平粹復如春税皆納之民多有追
悔其早納而多費爲政若能化民則豈有是耶余笑曰匹人猶有五年三年之期
五月爲政何能化民成俗耶相與大笑而歸七月更歸遠近來見者皆言民情信
切於五月法之有流涕相別者曰年必如此而矣此使道民以盡劉一道之民若截髮上獻
而不貫此使道則人誰爲惜之云云近京二十七邑士民發文通諭每邑擇幹事人罷五欲留
籲於 陵輦既入京而適有圻民 駕前等訴而圻伯罷職之事遂不果而止云仲里
有言曰當此數年遠近戎情若不缺然至有裹足豈籲 天之擧此雖未成之事人心則
可見矣余先書曰惘然期念之何日想浩然雖繫而民情則擧皆皇皇有滂泣者未可
知何治政而致此

二十日封鎮岑縣監李庭鏽病重罷狀二十五日 朝講領議政申晚 啓曰
鎮岑狀罷題有急遽之跡此時湖西守令何等輕易遞易乎臣亦不知請
罷之爲宜而定鎮既有治聲且當歲賑以不可付諸生手臣意則以爲仍
任從重之好 上曰仍爲之封啓之道臣亦爲從重推考
二十六日正言尹冕東所 啓言歲字牧之官賙賑之方可謂固多至於收
斂富民雖出於迫不得已而自多生弊亦非實事近十湖西一道初無意
以監以此事爲長策幾乎邑邑同然謂有營關親臨閭里稍有饒石之家
討其口略除以給餘皆封鎖以至上戶逢騷無異於下戶頻違闔境嗷嗷殆
莫支吾其中錦川則勒收人錢八百餘兩數百之數已歸私橐逮正則
亦取錢三百餘兩之多道路喧傳聽聞驚駭以此濟錢之政古所未有當該
道臣從重推考且令 廟堂從長區劃以爲救民之實而嚴飭本道行查後

邑凡係勒取之擧一切痛禁飭川郡守李纘徽亟命王府拿問嚴處
斷以贓律遠山郡守權正宅斷以削版之典 上曰今件所奏不勝駭然入己
勒取其雖有間在王政不可直施贓律亦不可直斷永刊之律並令該
府嚴查捧口招而持奏焉廟堂臣劃及痛禁事道臣推考事依啓

八月辛卯朔

初一日陰 恩同敦寧 王世孫進往東宮今日 上親臨建明門 頒教坊所
承班退三更始 昌慶宮來 思悼世子卒哭

初二日入 啓初度呈辭 傳曰前忠清監司爲單給之晝海因爲入侍朝
入闕中午正入 侍于景賢堂知 經筵尹汲玉堂金魯鎭鄭昌聖特進金致
仁承旨鄭光漢史官李猷中洪梓金別金宗應孔尚中海開城留守尹得
參同入 海孫 經筵官及諸臣以次進退 命臣前進 上曰可惜者卿也

今番只暫試御覽已至今爲惜而既已去來之後言之無益何者之事
亦既回釋矣不須更提欲問湖西農形召御史農形果如何宣曰今
年湖農只有水根處及或旱得驟雨趁時移種者固無異於常年
而其外則皆是未地處至豈時欲爲無數使列邑浚於未移秧之數
臣來時水於未者四千餘邑而已移者二萬七千餘結未移者爲三萬
二千餘結云而謂之移之中以未伏晩初無可望者又未知於爲幾何民
事誠罔涯矣　上曰今我心然得稍鎭啓宣曰六月初亢旱之時一
道人心遑遑如沸至日則旱氣次次益熟田穀亦漸向凋坂此向來似
暫安而至於今失農之民何以堪也仍退出之申末矣
初三日　世孫宮進饌後問　安待年哭今日爲之而因宮僚之來及著出未
克早以初更始　昌慶宮集班于集英門外

初五日見差 䄙宮秋享祭官 朝入 祗受 香詣昌慶宮承文院而仍
宿矣
初十日夜半有考承旨特除之 命洪梓鄭光澤因啓除授矣時 上以
十五日 謁 明陵而於初八日 駕詣昌德宮 直殿御齋室以待 動駕之日
矣十二日早朝承 牌入侍 恩政詣 慶熙宮侍 恩于 中宮殿 還于 昌德以 車
駕屢日離次 藥院三提調並為直宿 為提右參判兄處藥房提調中樞知針
醫廳余則處於藝文館長房 院僚則左鄭光澤右洪梓左副李彥衡右
副鄭晩淳同副李玄澤各玄夜因掌令朴致隆疏 憲繳慍洪右相勉毋
矣是時余入 診退後因法慶熙宮晡時登筵中有召試諸試官藥房習入侍
之 命皆退入 侍矣余追入有 賜饌 東宮以黔袍黑笠黑帶侍坐矣
十二日直宿入 診洪領府因入申領相亦因入洪領府參之年閏五月事與趙載浩

事係貫多異而今番朴趾隆疏之有隱然湊合爲一之意日後安知無不逞之
徒傅會之論乎宜作一冊子詳錄以垂後 上歷詢諸臣無異辭又 詢承旨之意
何如仍 上色懍然教曰昨年御史之往湖西時之事嘗不如此其間事理多端矣 欽
抑人之臣當以今此原任所請言是大臣爲 國深長慮臣言亦豈有異乎仍 命
編定冊名曰 上意以垂義篇 後改本教嚴辨錄 命抽草於書存久 呼寫畢
臣讀奏訖洪領府奏曰臣在政府時有厥一條而未及者蓋此例已矣今歲勸
分是朱子已行之事而今專廢而曰郎基臣論而邑守令之濫臣未知本
事之如何而以爲如是請斷矣 上曰前道臣方入而邑事必當知之爲達
之臣當曰基臣并作臣身臣固不能爲言而 重詢亦及臣當甚之矣今夏
昔旱年事已判大無富民之稍有積穀者利其市價之高騰傾儲發賣臣
爲慮其前頭列邑或有虧欠賑穀 貸或有得錢求穀者境內無穀收無以

淸賀臣累行閭列邑境內有積穀累百石者除給其丁年口糧封置其
餘以待官與民辦償買取蓋亦飭令之事而列邑官長率多不善承行民
或至數十石穀者輒皆封執之故臣以十兩賠之政又行閭使之一併出給事意不
過如斯今此爲邑事飭則則臣至營時閭其償淸境內有勢兩班富家錢貫
貿穀貿鹽之境內有富饒多積者貸以營賑春後還推少無所妨臣亦未之
撥也但其數百兩既歸私橐之者未知其臺諫從四十之兩以是理分畢賑之後
有餘財而謂之私用則於或無理賑未始而先以私用之者恐無是理矣亦未嘗
相福曰逢山事臣實知之償錢三百兩推臣之一家人而以書札往復相議之
初非勒取其臺言似爽實矣 上曰予已知之矣下手於有勢人之物而其言即
入于臺諫之耳矣而邑事見其原情則可知矣飭令是先賠而已爲者朝家
不須飭之然則亦何可撥此乎領府曰然矣 臺臣上尹冕東疏 啓事也

十三日直宿入 診入 侍編輯堂上李鼎輔尹汲鄭宗同入
十四日直宿入 診
十五日罷漏時 上出宮由敦義門出至黔嵓畫停而日明朝食時到 明陵
酌獻禮畢 幸齋 舊陵仍 御休欄石前良久 詣 王后陵又 御休少頃仍
詣 新陵又御休良久 命金孝大入侍昨日承旨洪梓因事遞除換金孝
大本院 啓金孝大以承旨為祗迎未着 下答至是 以詢御與金孝大何為
祗迎領祗署曰為欽查 上曰何以為查臣對曰臣之子為孝大之壻 上曰金孝
大承旨以遞口傳付軍職入 侍金見善 明陵秋夕祉官仍以軍職除送
方在 行在矣金入 侍上亦問爾女何年成婚對曰丁丑正月過婚矣 上曰婚
後入謁 慈宮乎對曰入現矣 上曰予亦見之乎 魂殿矣仍 降行酌獻禮
年後 駕發詣 昭寧園 享齋後行酌獻禮曰殿幕氣宿乎守李故直座

廊急
十六日　自去夜雨至今日未時注〻晴後時〻見洒暑快止申時　大将薨
園城雨坊頻止至新院晝停城日已昏黒路上或水深没馬救橋梁有
傷圮處由業礼門入到鐘街方打暮鐘矣　急〻宮向安原後宿于　樹
分御幕
十七日　仕進參幕府問　安中退
十八日　称不仕進因院中侍直無人耶　釋入直
十九日　入集賢殿常集仍集諸耶占披公事入　侍常集時右扣白牌西
两守〻災年久滯因之　為出茶探馳往囲書拝口招来集是日節川速出二
守〻並令揀召白〻逸家状以谷山事犯理原隷入　啓状為令揀
二十日　上覲刈于先農壇歷　謁昌坮　真殿陪従往来

二十日 上以出興之毓祥宮仍詣孝章廟懿昭廟行親祭日暮 還宮隨從法來

二十二日仕進朱纂府問安入 詣左右相禮曹同入

二十三日入 啓初度呈未及拜下藐因湖西結綵未納事有羅瀏之 命左相洪鳳漢右相金致仁入侍右相曰湖西昨年結綵未納一邑守令宜罷之拿處乎決杖乎 上曰決杖之也左相曰不傷道臣亦宜罷黜求自備局擇啓而後決杖之 上曰彼若臣爲之乎左相曰以是回啓道臣爲之矣 上曰從重推考之左相曰罪成宜之 上曰依爲之 上曰兄男爲承旨尹東昇以谷山守拿處之先又以添營事一併成之

九月庚申朔

初十日有 特敎 命忠清監司李思觀上疏之正因備局行會伐見

傳發之者以結錢漕税未納事各邑守令分輕重決杖繳推仍有前
道臣罷職之 命臣於此實有萬萬惶感不敢自安者臣於應當之
際語到荒政以為湖西八年四賑饑饉稍稍然毋論某樣錢穀道內未及上納者
多少間姑許停留然後乃免無艱不然云則大僚亦以為然故及登 筵亦以
賑資中緊急者回後 筵中 以詢處分之意仰陳蒙 允矣到任後亟閱
一路財簿則未納色目只是裁減米亦須未結錢漕税而除其已納餘數無多
故累為狀請蒙許矣臣於到界之初申飭守令至言前道臣以閑飭納而無因
見積甚急云故臣以見方狀請姑待回啓之為答則列邑之姑且停結者以臣之
故也到今前道臣之閑飭罷職者反受失保之譴諸守令之緣臣而淹滯者
被務納之罪而臣獨從遲緩不有乖於綜核之政為臣之廉恥亦安乎靦然
冒當於杖治繳問之罪哉云云 初十日入侍上曰今覽忠清道臣陳章侍今

法杖誠難舉行特為分揀守令既已分揀其餘道臣亦敘用

二十八日見差 太廟冬享終獻官三更來誓戒于議政府罷歸而雷電雨

十月庚寅朔

初一日參肄儀于政府是日雨雷動

初二日朝大雷雨夜又雨夕入宿于政府書直房夜有湖西安集使之 命 晝

講之大臣同入左相洪鳳漢曰三南之事可問不可無大為深究本頭盖緣亦不可

已之事也 上曰按者而盖緣亦多不便之端予意則先遣安集使以察如何之大臣

旣[illegible]臣未里未及臣誠好矣 上曰舉其人也領相曰自前以任事為從二品或從重

上或以李為今當通融擇差矣 上曰予亦有思得之人矣李下則金鍾正可

合從二品則李彛章乃合矣三相齊聲曰好矣領相曰臣亦無異見人嶺南則李
彛章湖南則洪樸洋湖西則尹東進爲好故臣亦有所商量矣 上曰皆好矣
更無可議矣右相曰猶以李上以下更不如何是矣 上曰試言之領相曰若以堂上則
嶺南則趙曮湖南則尹東昇湖西則金應淳似好矣 上曰好矣云云堂上又請
左相曰一人則金鍾正可知而此未及與首相議則與右相有所酬矣右相曰李仁培
洪樂仁乃合矣 上曰亦皆好矣而既以從二品備擬以此等人則好矣領相曰折衝難補
畢擬三南而澤南未免太偏一体差則好矣 上曰然矣誰乃佳者領相曰金鍾正
好矣 上曰好矣而有善策之姻姪一体以言臣則云云矣領相舉沈鏽左相曰金時
默領相曰識好矣 上曰果能擬未詳矣果何如領相曰爲人甚言且有識量乃可人
也左相曰臣亦推薦務與此人相議言是乃用之人右相曰爲人果言敏事無爲
處矣仍 呼土偁旗曰噫三南戎事速觀道臣此件乃詳細准又覽湖西湖

南爾等此行嶺南此行雖未到推此可知噫深念不遠設賑尚有月而嗟嗟三南
之民何以賴活今日召大臣詢確民事之際因之及此若恫在己遙思三南元元之望我之
心此命豈忍經宿且昨覲爾於此行今日講大學邦畿千里維民所止章畿甸國
家之本也昨年麥農大歉今年穡事又若此嗟嗟畿民何以支撐此時安集之政寧可
少忽噫畿參判金時默湖西爲都承旨尹東暹湖南回敍洪樺澤嶺南爲大
司憲李彝章安集使差下不多日内辭朝以諭民人之當憂之自政院安寶以給
使之賫去其以間騎率盛廚傳先爲安集事分付
初四日朝雨行 祭官付標之意
初十日 筵中有安集使更明日入直之 教十一日早入 新置道安集使並差下
直 命招書講同入又 命大臣同入之隨御官大臣入 侍于景賢堂 講
說 命安集使俱前 教曰卿等今行矣將何以安集耶 李彝章曰臣等往

善界道上若逢流民則近邑民則率送遠邑民則使各邑官吏押送本邑使
本邑善爲安接俾無更流之弊矣況[illegible]際日前有早秋流移或依其族屬或
作富家雇工姑爲安着之民則不必推還流離逢路無依歸之民不可不各
還本土矣令問點回臣所自京中以至近邑亦或所到各邑本土矣臣回臣
等於外已與於溝流者問曰各還故土而道路多岐臣等以時不必盡爲逢
着當以問各邑使之查點流移者各自刷還而但以常年言之鄉曲農民或經
來勤作播納還上身布三稅更無甔石之儲年歲歉果不得已流徙者比有
之況如今歲初不能移種者多無收何所賴而流散乎念以 聖上至誠
惻怛之諭告爲諭之難至愚至迷之民莫不感泣乎但民專恃以宣諭而曰
聖恩至此莫不祝手感頌且莫敢離其故土顛仆道路乎但飢寒所迫不忍坐
死不得已爲離散乞食之計云云則此何以爲各年此甚可悶矣 上曰然矣 流散

者盡令還集使之喫何物爲生乎領相曰此則吏多其本官某条撥給以待

開賑之時矣有他道乎 上曰流民處處之際其粮料亦吏守之令其月廩乎

大臣曰此不以公穀餽之宜矣 上曰然矣以爲賑貸令僚之也卿亦歸期出在何

時領湖南等曰似當至晦朔初矣象忻曰臣等今月内當發送矣臣等曰臣等至

月念間似可回來矣。上曰軍官誰也各某等閔曰臣弟陞爲牧使李觀夏矣 上曰茲事予亦以爲難言矣顧爲之者卿亦須善導宣予意使

民知之可也惟道 教曰此是爲民之事而時當極寒須善爲往來也當有賜物道

結乎坎境乃不爲過坎境只向慕有賑業之 賜矣。仍受諭書退出

諭湖西民人書

嗚呼爲爾父母今幾十年況湖西即予丁酉庚午所覲處雖過多

年心在本道昨歲麥農已告歉今年穡事大違初料覽道臣啓

後狀中風霜暨地心今覽爾等狀聞心尤憐焉此時吾民之意若何

此時吾民之心為何心不能耐特遣守臣使之安集布諭予意其使
維即爾等之舊伯也命此宣諭若予躬臨焉時伯亦得人賑濟之欲
必也盡誠講究爾等切勿渙散各安其土嗚呼予雖否德國儲亦
殘矣而豈不漑一道爾等之命乎宣體予九重宵中之教
十三日早發以獨轎行軍官李覲夏伴當金克珠別陪金墨先如子
道陸從中火果川主倅柳權瑜不在已發少憩於勤堂下晡到水原南主倅
鄭令尚淳略話宿饗牧軒
十四日晴日朗而發中火振威主倅俞漢泰來相見已發行十里到葛院
取平澤路西南行五里許湖西驛馬及營吏張文旭來待又西南行五
里許渡軍勿浦野詩乾揭酷被水旱兩災而見慘憐下車岸上招集
民人宣諭綸音民皆曰吾等自先使道如見父母中央道後來苦不勝吾

庶可復生貧民之離散者足示為哉至上司布無處從出不得已流移之
茶以屋穀正是明年種粮而不納此等雖不能一時畢納竭力周旋升斗以
合随得續納可也軍布則 朝家為念窮民多以尤甚之次之面以米為錢以錢
為布並宜 聖上裕恤爲壽之至意須知此意切勿離散之意海諭之皆曰岸
傳教不覺涙下感泣願死為處云云又行五里許到平澤縣主倅權雲在昨
日遍見為郡矣牙山倅趙彥章来見邑歸夕后主倅宿于彭城館
十五日晴欲明發向行四十里到牙山次牙州館歷路所見及民訴比平澤尤
為愁憐每數里之間老幼男婦擁馬遮道告饑遑急之状皆以貢津米
措納甚急而無辨納之路為言遇臼楓亭路傍宣諭 綸音慰諭如平澤
必有感祝而應誦者必有不以為十分信從者其目渇於濡死之民 聖上雖
爱而憐之欲甚生之亦奈之何哉目下定無催科之急庶可以須史無死亡之

聽之其言亦皆有理矣有白石村民方訴曰一村之民爲孫家兩班李海龍所
侵虐取有後散之勢云云入孫發收差捉來其子因之合古店君村民寡婦陸
北中火仍發東南行廿五里暮到新昌次于東軒主倅李觀徵在哭所民
狀一如平牙邑吏多罪待而來迎之馬首曰中丈道路來不勝稽首顚倒來
待既見其道如逢久別之母云云召入坐廳其言又一如平牙仍宣總道邑孟陸
道徵士寅來訪光壽亦因事過去入見禮山倅韓致謩來見洪州御史李膺
培方送魚亦入本邑來見暮着見本邑之宣尚之姊
十二日陰曰朝而發稍見李御史于昌城仍東門三十里到溫陽金谷拜
祠宇擔入邑中次于鄉廳之邸乙未年　王考涖本邑時所建東軒也其後
移於他所以其屋爲鄉廳而東成軒堂額尚揭在焉　王考手筆也余亦
歲時所遊處而尚記刻堂額時所覓之紙頭矣次于此堂見門庭稍改

而堂亭池塘池邊老樹猶存而面貌然童幼時所見爲之何感懷者能

定鄕獨樹瑞來見使去望上又有金少吉瘞蜨西佳鳳新記懸板矣云

倅李思質出見是日適値溫泉場市集民人千餘次宣諭民訴與牙郡同爲

災形似少勝矣飯後發行取路豐山西行三十里餘秣馬沙坪金義倅李性

源出見沙坪民人所訴又宣諭曰彼後氣舉火路卑嶺宿廣亭今日凡行

八十里

十七日陰時時雨下日明而發至院毛老院民人皆有等訴亦以前上軍餉之難

也宣諭路次災形差勝於溫陽以來中軍李夢觀出迎于毛老院營屬

將吏出迎于江邊直到營中與方伯少話出次于東府東軒忠義書直趂金

相直出見石城倅黃槃隱城倅張學龍利仁察訪柳爆來待出見夕方

伯出來與宋官顯話府內民人所訴軍餉之難糜及東溪金祥哉朋來見

十六日朝風雨雪晚風雪頓極旱相陸於湖村韓山兄西歸方伯出來終日尹㥽浩得弘因事到乞活韓山倅閔百寅尼山倅南東憲來見暮入言中有小饌趙正言台命適來入見東村我人居本同此灘城頭木里者等訴如他皆宣諭以送夕封民情 啓

陳民情狀

臣於本月十三日祗奉 恩諭馳到湖西地界先從沿海尤甚一帶歷視平澤牙山新昌溫陽等四五邑仍到公州是白乎所盖所經諸邑農形自經七月大水田畓被災殆甚於夏旱比臣在道時又加一層茫茫大坪腐草荒蕪所見慘甚民人等老幼男婦處處相聚已成飢羸之形擁臣馬首號泣乞活臣輒下坐田畔宣布綸音謹以聖上宵旰憂念至誠惻怛之 德意懇懇申告使之安保田里以待賑

濟則民人輩感泣攢手曰如乎小民　九重聖上下念如此敢不
其矣保生以侯　恩活而即今雖云秋成粒穀無收萬無延到
春賑之勢而目下還上身布如前徵督舉將凍死獄中亦不得
餓坐房室故貧窮甚者已多流離民等亦將繼散不忍見父
母妻子之被推捉是如可傳聞安集使奉　諭書而來謂必有
頒恤保存之望相告聚會欲聽分付而來是如舉皆有欣〻
之意是白乎等以臣縷曉以還上則明春民命所係軍布則
國家為良民本已半減今又分等佐木佐錢　仁恩至矣國家事
事輸恤而為民道理竭力備納而後已吾亦歸告　天庭則
德音必又繼下汝等須忍死無散無負　聖上哀矜懷集之
盛念為𢀳是如為白乎則小民輩似有信向安保之意是白乎

矣第伏念民情之遑急據此所見可以推知而內浦沿邑又非此
數邑之比云其所懷保之策亦有目下某樣實惠然後民心
可以鎮安而黙察一路情形毋論災荒之淺深民力之緩急其
勢不得不一例催督故自不免助其渙散之心實以無收捧之益
未捧亦歸民穀之兩失凡此切急民情有不容遲待復
命之期先此略陳　往纏之下是白乎於傳聞各邑民人舉皆
騷然於徵捧之際多有流徙之変故臣不敢遲延淹即爲發向
內浦及左沿尤甚各邑宣諭後詳細歸奏計料緣由爲先馳
啓爲白卧乎事

安集關文

爲相考事今此安集之　命實出於我　聖上至誠德意懷保綏集

不欲使一民有失所流離之歎十行 綸音懃懃懇懇有足以透金石而
感鬼神教是如乎道道令祗奉 諭音周行列邑布告坊曲俾各安其井里
以待 朝家賑濟之 恩是去乎凡係綏集之政任分憂之責者不待飭諭
想必靡不用極而今於特諭之下若或有一夫之流亡則是豈仰体 宵旰憂勞
之 至意者哉各邑須悉此意益加惕念而其或有已離者是去等依後錄條
件各別擧行期於無遺復業之地宜當向事

一他邑流徙之民刷歸本土時糧資段以常賑穀會減給送事已有 筵中下教依
定奪擧行爲齊

一沿路流民道行時所逢着者隨所遇押還本土計料是在果境內流亡之民官邑
未必盡知嚴飭面里任以統戶第次詳細查檢元戶之流去者客戶之來接者一一枚報
官家元戶之流去者則行移催還客戶之來接者亦卽定色吏給粮押送後送者受

者俱各文牒照會以爲憑考之地爲旀各其邑某面某里某甲自某邑刷来
某甲刷送某邑都合元戶刷来者幾名客戶之押送者幾名是如隨續修
成冊星火馳報于道行所到處以爲憑考之地爲齊
一今此流民皆是無根着無依賴之類則刷還之後挨到賑前亦必無策不無
隨刷隨去之慮此等新刷之民自官各別頓恤俾得如故安接爲旀隣保相助自
是厚俗各其面内富實人處亦爲指名托付以爲歲前過活之地當該富戶與
所付民人亦爲成冊牒報以爲憑考之地爲齊
一他邑移去之類固當一一刷還而若有投依於其族屬或入雇於富戶姑爲安
頓者不必迫促驅還以貽騷擾之弊此等之類則詳察其形勢從便寛假爲
乎矣如此者亦必以某里某甲移於某處而如此〻〻故姑不刷還之意具由枚報爲齊
一刷還民人既已修成冊報来之後如或不善接濟致有復爲流散之弊是如可来

頭道内廉察之行京中查一訪之際有所現發則該邑守令必不免重被勘究
罪亦及於面里任及逢授官戶十分着意舉行爲齊

十九日朔晴晩陰早朝發公州金碑隨行西行五十里中火維鳩又西行四十里
暮抵大興郡守俞漢葛出見維鳩爲稍實而路上無號訴之民大興境内亡
處之家于民告懇而不甚急急矣入邑召邑民宣諭宿于閭舍
二十日晴日出而發東北行三十里到禮山之倅在所昌倅亦來待出見是日適
値邑場招集民人于官庭宣諭民言之意上司存事一如他邑災形與大興等
中火而發西行四十里到德山民訴損於年分而多於興禮災形與禮山等之
倅李龍中在宿于東軒
廿一日晴和日朗而發北行三十里到沔川次東軒之倅在邑民數百流丐望勿
數十羣待於五里程使之齊入于官庭見之多有飢羸之色民人等仰視欣

笑曰吾等遇此大殺之歳舉欲恃使道為生忽失使道莫不有必死之心今若千
萬云多仲使道逢年安集之 命下惟吾等言家相慶而老少風而為集人皆欣
之有欲生之望今見使道之顔其樂當何勝言此邑年事使道為朝之後更加
一層自經七月大水之後今成一望赤地田與畓倶無一粒所收人皆以乾菜延命
菜盡則以死矣還上吾郡守曲採民隱每里以富饒人差出洞長使之捧納為
風憲納之矣今出入村里其洞長之是洞里之人凡里人之喫飯喫粥之鄕無
洞分收稍有之望者今皆竭力備納而今未納者無非朝夕待死之類粒粟既
何得乎民情之懸急如此使危以何以活吾等也概以謄言慰之仍宣諭 綸
音而告之曰汝等不須怖 聖上至意務自安土則吾盡以汝等如此之狀一一將奏必
有分排 處分矣勿流散而坐待之哉哉合辭曰使道雖如此 聖上雖如此懇
一朝遠然未及被 朝家恩恤顧使道迷吾之為此令人欲將也乎食而救心

行三十里到庄津浦東軒主倅在邑民百餘聚會以饑而有飢色者半之甚
言一郡酒民以　諭音宣之民有流離而回今日復見使道寔是夢想之所不忘
喜之何異於復見既死之父母也使道以　聖上傳敎本意海隅庶民無告撫
聖上承此　聖敎亦如再承如天之　德音無辜死無所恨云云其痛急之此以爲
甚於酒川又以濟飢論之有一民曰古人有饑粥發倉者使道猶不如古
人卿答曰吾意不及古人而古人僅是一邑守之至大而救之今吾如嶺發倉則
將邑之饑粥亦不之何哉帝爲歸莫以壽如是切急之狀須如或安保以經
德音之際盡酒川庄津沿路而見無不悚慕而民情之渴急有甚於平時
二十二日晴雞三鳴而發西行五十里到瑞山次東軒郡守申景濬在京安仵
而未見先歸適值邑場一境民大會召入官庭宣諭民曰　主上殿下在之至
此吾屬之感泣欣悅何異枯苗之逢雨甚哉使道之在本道也以吾屬爲憂

既去此處在使道誠大幸而吾屬生使道更無可生之意惟日夜呼泣以忽乃見
使道在使道亦云可哀而群心之所幸冀當赤子之復見既生之母也情處之由
中而出他人爲事 命而來吾屬之歡悅奚從如是乎邑人須有上來者被召
入邦聽於 垂問而以災形細陳之如此情願之狀已達 天聽並且使道自度已穩
呼而亦曰又親見而須更言也賴賢太守至誠懇保不以爲上事攄一民於此邦
土而顧以哀矜之情爲本無路自達于 上聽今天以災荒到此地碩災荒如此迫急
之情細之歸奏以活我一方之民爲上乃細者之爲盡細條者但是剝皮無血者雖
日加嚴刑無路辦納災政尚未見勘推尋門客有白地之税所吾屬尤何以保且
生乎田税保是惟負之債不能濟救通而大同之爲春秋納亦有他邑之例吾等
而從不過此例爲上以給明秋大同爲春秋穆納災結從實句當之俟事也碩災
荒甚勝而力爲之營口自五六月每以瑞來之被災尤酷而爲之痛悶今目見果

此亦聞而反有過者役焉汝等憐惻之心自異於焉他邑之民也此亦汝等之意
猶知憂念國用之可貴也當以吾此言一一回喩汝等須作　里中隣保相助勿爲
流移以待　朝家処分於我唯之役以前言千叮萬嚀而退午食而發前行三十里到
東安之島谷使李碩德亦來告災形殆甚於瑞山我人處處跪聽數百人入官庭其言
可瑞山聽宣諭注曰　本邑雖及此目亦未有收死之形活到春後得家　國恩者有
幾人乎欲賣田土而顧彼陳土誰肯買之六年之內四年設賑七年被災之餘今逢此年我
力已到萬人竿頭初以葛根延命今則葛盡欲食松葉而亦爲蟲食力已竭矣物已窮
矣民今惟上司布此末之稅但望此大度而死在朝夕既死之後役何可論乎仍發聲
而哭安興民亦百又當夜之所未詳其急甚於安興又而東安中之尤甚又皆曰今年粮使
道而活之法不死於春夏白浮秋農之有收又逢此百年所無之災且其中稍有田土生煲
荒於者亦賣得錢欲貿米納軍餉無百里之內無米可貿無可奈何非法使道之活

幾殘命矣蓋自入南安境内殆十里之間絶無移種之苗田穀又皆含弃本郡苗揔八百
年條結云居民者二千二結三千五卜被災之酷可知也宿東軒
二十三日晴煖鵲三鳴而發從古道出東門三十里到瑞山邑前渡東南門二十里到大橋
適値場市下此場邊洪州海美瑞山民殆三百餘名喧譟行五里許入海美治東軒和
監湖泥濘載車而行稍北突形如層西門之北而我看自顧屋上折半傳亞者根有暎於
唐津之牟居山發東行十里踰洪州大峙淵潭山地東南門五里餘踰法華峴入洪
州境東門十五里到洪州治于洪州衙牧使收使朴師誨在營收韓文海亦入見初無歸許
之我入邑昭乃尤甚而入若干而宣諭而經田野而謁之次之而大勝於他精宣之而
西三面北而面而東地之而無遮覽東面我人之所以唐西之濁急之再陀北東進
及庭李拜董之夜以山洪事來住入見
廿四日自早晩雨至朝小止見雨影朝食而發西南門三十里路多小小峙峴且

泥濘緩行到結城次潔城飯孫豊朴敬行在焉稅駕而日晴而晡矣
仍以宿焉農形雖云尤甚大勝於向經沿邑民訴亦甚鮮招集家于我屋
論見家報十九日平安監有書送而朝得十八日書 啓下事又提調書
廿五日晴早食而發東行二十里到洪州發洞見居接朴命敎氏西南行
二十里餘到水營泛舟越廣山寺遂隨入水營宿于中圍李水使安
允福又見保寧倅以病不得出城內居民以軍網之難納有訴極紛紜亦
邑哭形當為洪川之比也自東安邑李觀叟于安眠元山島縣今夕遂來云
縣民逐哭最醜見甚遑急廳縣抵縣於青木五六縣民前來告訴于水
營亂有危急之形言于水使北緩捧遂移文以營失之趣以照救先省先
元及鄕敎洙來見進等薰洙亦來會藍浦倅李夢臣舒川倅李纘
徽來見先歸

廿六日晴朝食後發東門二十里過保寧邑內以肩輿踰吉峴到玉溪見
康旅兄東淳又到貞谷見東集約五里而已舉火南行三十里二更到藍浦縣
監李夢佐已定為庇仁倅亦來見光霽昨日來待進寄薰猷亦來待於亭
藍田縣邑民數千人庭陳情宣諭而還災形當為沿山之比
廿七日晴鷄三鳴而發南行二十里至大川天始曙又南行三十里到庇仁次大庇館縣
監金光勝已先歸矣邑民數十人訴飢宣諭而還災形比搆藍浦稍少陳處南接
舒川處少移種者當為沿川之比矣馬梁僉使金鏞和來見鎮民來訴其急如
安興矣中火而發南行十里入一坊見應從妹趙婦又南行二十里至舒川次于西林
館之倅已先至矣適值邑場數千民人齊入號泣號訴間多有飢浮者菜色如
瑞山災形亦如瑞山自入境至郡十里之間無一移種其哀懇之言一如瑞民舒川
浦鎮民又來訴其形色困急一如馬梁而婦女多號泣乞活言自秋以葛根為命

而蔓延於本土而有乘舟越海入島中採得今則蔓盡而地凍此亦難得之極
予傷惻移文巡營俾並沿與海沿鎮依島民例賙救自廿三以後日氣日益融和
正似二月晦間天氣監司有去送來卽於見字晩廿一日安書
廿八日晴天明而發東行四十里抵韓山入次東軒主倅在災形自界節至接林四十
餘里之間無一移種之民人之綿衍於路次及館庭者千百其群觀其色已多飢黃
景色慘然其言一如京安民邑內人不勝飢困飲毒自斃者三人云尤極矜心流丐之四
散者以風來集言之乞活抄出女口之最急者百四十餘口人給營賑租五升男口之急
者亦未盡精抄依女口給租宣饋餼粥而邑災形民情當與京安爲伯仲監司有書
來中火而發東行十五里歷入林川紙谷見沈韓山澥與之行五里許抵林川邑次嘉
林館郡守鄭家仁在傍邑倅尹得勳來見災形界韓頗多陳地邑則少陳當
中沿江八面被災孔酷云邑或有之飢路之而被襁席絡而還入邑之庭者自謂與韓無

美而官兵被災西人也子憲來見於先東得氏在本邑入見

廿九日晴濕天明而發送李牌于黃永青報本五邑東行三十里渡江景浪

青津中火于江景村金恩津倅徐廣修出來相見適值場市邑民入訴官

諸而送災形民人告當與礼山等邑同有去送矣朝於中火而發東行三十里抵尼

山九登　夏參六宿于商人金一家夫六人也宿城主及石城倅來見本邑及

石城餘邑民人訴災形與恩津未

十月己未朔

初一日晴朝邑同有去日朝而發東行三十里抵連山次于作所主倅權

而完在途次有二吏民訴入邑有多千人入訴官家而送災形與尼山未中

火而發東行三十里餘到鎮岑次東軒城主在矣途中於皇磨里值

場市下生官諸災形乃石酒川也矣

初一日晴日出而發歷謁槐里祠 先意東門五十里中火墻岩驛飯又東
行十五里到沃川主倅在控恩倅趙台福寧來見入邑底亦頗穩藉
宣諭全無感言一向以上之事揮酷災形為左道之最而田穀有收
此左沼之比之審乎沃郡飯
初二日晴平朝發西門三十里到槐泉郡守兄悵曲倅出來相見災形
稍勝於鎮岑邑底亦甚多宣諭而晩海之邑皆穩而郡守不甚煩瑣之
在公州比色北面之而邑上有尤甚而折半之次面之三一條捧之 宿於郡守
之手審乎耦耕之廬
初三日晴日明而發小川四十里渡荊江棧矢義主倅在災形恒為之次民
訴亦甚多中火而發小川三十里到清郡主倅在公事入見館川
清安為邑倅案簿察訪來見金東汲庶淳以覲親來亦中上相見

巽形沿路則稍勝而北江八面為赤地亡民訴極煩為一道之最道上處〻
群聚若雞者百餘入彼庭者為此千家無粥食但是請蠲法般上納或
請税大回一併此木口以鎮其情況法川之旨回願宣諭至海口兇宿
西原館
初五日晴朝食而發歷相文義新旧伯牡母宴迫暮渡東津抵燕岐
凡西門六十里也之併者之所不甚煩而懇請税大回此木宣諭至兇宿
于東軒李禅自報要末之中之巽形此右沿之謂豊登之
初六日晴早食而發以罪里日午到公州見席之出次于東義會州牧及
營將以下來見永同縣監利仁察訪石城縣監馬畢之支來見
初七日晚雨晚晴留之州入營中拴日尼山燕岐兩併來見
初八日晴留公州槐山恩津青山併來見席之出見扣澤而乃以初尼山

宗族七八人及庶孫自初六來留於此雖無之家同宿
初九日晴未明而發中火廣亭金禪孫留此與李禪同六晡到天安主倅趙守恒立弘昌倅亦來見災形與禮山等民訴不甚煩急宿東軒趙
棧理廳白再々出見
初十日朝雪巳時大風恰白風雪日出而發不及成歡五里餘遇大風僅入成歡次于作廳稷山倅崔昌出給以風雪不得行仍留宿災形與天安同
十一日晴早發以卒里中火振威前倅俞澤來以待遇至金魯代之出見于作廳午飯而發以三十里到水原與鄭叔古語于東軒權出宿于此所是晴朝營吏及驛人馬告辭于素沙
十二日雞三鳴而發中火果川晡時直到于崖馬所家弟及兩兒出見於

除及身邦亦未見折伯金台麗大吉稱今日遇成於暮入見今行湖民之
老幼男女群聚而迎翹於馬前者莫不曰吾未嘗見大穀之年一道之
民惟情使道仁恤之美無死意今使道速去吾等家如平更無
一分可生之意豈未達上聞之刻積災結一削於本官再削於監營以有
本地之稅吾等亦大執不曰吾使道豈至使吾等至於此極哉吾亦影
福失吾使道更誰怨哉滂沱度曰千萬意今使道以安集亦未今日
滿復見使道之顏其心欣樂何異於復見既死之父母乎吾等亦庶幾死無
所恨哉乎有攢手流涕者前月極川外見有之曰一路士民去後之思久而益切
按道數月未及有恩澤之加而其入人如此誠未曉其故今行見之民人之言如出
一口而果皆有誠心喜悅之色自顧何道之以無一惠及民而民情如
此何為也果亦怪矣民望如此而無此相稱之人愧也

十三日備局坼啓 政院書 書啓

十四日早入 飛復 命召肅單納之 政院時 以肅命仍有渝往 命因承旨啓存進入 侍于思賢閣 上曰中卿指今日早來云 向中官今始告之 果指何時入來 對曰早朝入來 至時況為未聞矣 上曰中官事極可駭痛 仍 頒中安 教曰予之一心惟在三南 日待安集使之歸 此如六人也 想必知之 而不即出知 猶可謂之人乎 仍有當該中安令該府從重勘處之 教 仍 以詢我事 命讀奏書 政臣讀之 慶 以傷惻之 教曰噫 政如畫者 我饑困之狀 如在目中 實大困請分春秋備納 教曰斯言是矣 曾前則年凶 雖不至如今年之酷 然但大同田稅 以有蠲減之例 我情之難 豈因甚宜矣 予於吾民之肆 豈有所惜 但以今國儲與部不須言惠民 以庫竭無措手之地 於是之何 對曰方今經費之罔措 臣非不知 而民言如此 不敢不轉達矣 且以今湖西事情 賑恤則移可某余賑而但賑穀 皆當從還穀中劃出

農民種糧繳葆然無榮矣亦道還穀亦陳未不足道內無推移轉從之勢以移轉作道之穀最爲急務而三亭買捐相當經用方稱未而穀兩無亦難亂論此最渴悶處也 上曰然矣於此之何讀全島民結年条 上曰此軍誠可矜若鎮卒不饑於於鎮於以何力按禦中島民事亦急矣而湖南大小島嶼比湖西則多矣第曰然矣湖中諸島比湖西其數倍蓰而湖西推之其飢惠之情以無異同矣島民鎮卒則其言曰最是麥騰兩月爲切急矣此邑則比兩月則自正月至於漁業不便故鄉自可延活云故臣採訪事情誠如其言以寄軍則本邑無別賑恤之道矣 上曰事勢則然矣還上雖多不足何以捧其數亦無難捧果如何第曰左峽則無糶受而留置有全所軍捧之邑而至於右沿則果有患憂之外於此而無有未捧之邑矣且民間之最難者軍布其奴穀則某条推捐營納而至於米穀則其貴如金最爲難辦而該賑軍布則無所捧之所有軍布邑則幾人以此最爲渴悶如無其春無動無可言而貧律稀樹上亦不營該邑之民牽訴以之類莫不同然此其可憫矣

上曰軍物修捧有例耶 舜曰前例班班往以近年言之乙亥丙子皆分政傳捧矣仍 命書
大臣並吏房判淵西南安東上安集史以白入侍之 教以鄉末以白食後入來也

書啓草

臣於前月十九日自公州離發前往之意已爲馳 啓矣本道尤甚三十九邑內二十六邑臣
臣皆一一躬到而移左峽中被災稍減之六邑臣分遣臣亡帶軍官前牧使臣李觀夏
一體宣諭爲白如乎臣行入道之後廣問窮深山僻村極海窮島莫不奔走提携顛
仆來集於路或於入邑或於邑皆曰聞我 主上念我濱死之民特 降德音命舊伯來
宣布纔感泣瘡殘疲癃相率來到鄉約風聞側耳而願聽是如爲白去乙臣謹將 綸音如
前傳宣仍又從諭之則或有起拜攢手者或有流涕嗚咽者或曰吾君小民撫如懷抱生死何
關於 七旬君王患念至此死無以恨或曰海隅殘民生來見其 關今伏見字字惻憐之 教
宗[illegible]身到 殿屯而[illegible]丁寧之 諭往往飢困無死之中腹充飽矣或曰目不迸上身布[illegible]

徭役寔爲痼弊之端矣一命不絕伏蒙其室而廣違故令自邑或職掌不惶問之柢而 聖教
至此第當忍死留在矣或曰吾屬已不知穀味久矣早耕則以陳田中稼稷爲命稷盡而以蒿
根繼之蒿又盡矣或以糠菜充腸而山菜亦盡於此早不能多蓄今則命在朝夕土積身
役猶屬第二矣 主上之慈矜吾屬至於如此吾屬亦當須臾無死以蒙 惠澤而寔恐朝
廝滅宮負 勤恤之 聖教或曰 聖德佳如天 溫音佳如春而許多人命何以盡活乎天
實爲之是亦世也仍嗚咽而已是白乎亦以臣驅馳論以送爲白遣至於流亡之民臣以經道中
問或其善還送其本邑者爲五十三名卽關列邑使之一遵刷還爲良計都其無主以分
邑之都來者通計其無流徙者摠爲一千四百八十六名內無接者並臣道遇而領送通爲三百
十五名而接在他邑而多有依托者爲仍置者爲二百三十三名其餘則或今方刷扱或不知蹤跡
問推尋云故以難者趣速皆來還者多別搜括之意嚴飭列邑爲白乎於道內定形似候或
事緩急與或人如此旣之轉聞之說並列于後以備 睿裁爲白齊

一臣所以到千百爲群因勢而爲詐者一則曰還上之無可當一則曰身布之無可當一則曰三稅之無可當是白如乎其還上之言則臣無看之曰還上也國家私穀郡邑無不明年命郡雖負鹽擔柴升升收合唯爲無納之計而勿生偉當之心云云則又言曰販鹽則初無本錢負薪則終日勤苦不給於糊口以此無策已必爲白如乎所到掛榜方對又酬酢之際還上待退傳教道到

故臣祗承奉讀即地傳諭則又人人百拜踴躍相顧攢手曰今而後吾屬庶可安業勸賞飾豈而寐雖十日不食何憂之有即今又問事務剝膚無血而面任捻戶曰臨門高聲追捕甚爲恐怖無異兇差之催命當此之時惟有慈父祗以相憐無以相救而今我主上掛榜下因德宗慈父之心未能於愛子者惟顧竭力彈誠以報國恩之萬一是如爲白乎於臣於是後仍又周行六七邑則又人人輒先相視開笑曰列邑貿以還上事爭籲於安集使而乃不動聽獨我殿座保聞之君上曲念我情云殘忍吾屬庶有生意矣自此之後雖老以安矣既非老可以還矣言貌光景頓然有回甦之色待還上事實爲莫大之恩澤也

白丁称其身布之言則臣等答之曰此不雖曰某年減足某年增進捧而此等二足時事自減足
以後一足之中生其又減然而可論而今年則又以米為錢以錢為米　國家之為尓政之術至矣而
此猶称雖之政之道理乎云々則政等曰前後　聖恩無不感刻而所謂良役者大小彼
持鋤帶橐者見方東西糊口救死而不贍尺布分錢況何亦出乎且彼丁壮而猶如此
況児弱乎児弱猶有形體況逃亡而無影迹者乎況身故而既骨者乎常年則雖徴於族
徴於鄰此不疲年唯殺為損為數乎且為西里分不足之所數好着身居无甚而則雖饒而
家減損之　恵命窮者身居猶宗而則雖至貧極殘而与富人同役亦無不可寛乎云々是
白丁不以臣等答曰丁壮納乞懶惰之所児弱逃亡守令之愚過而里不拘由此奉不奉是望　朝
家亦知乎云々是白丁違其三税之言曰農家事情種苗種田而以苗亦出並應田役其糊口則
専以田穀者爾々此是而今年苗農已無可言田農又春秋並失春麥大歉秋種豆太専
無所收々今豆太殺与米價相不如矣而苗之初亦移種若僅及於災其僥倖而未刈者水浸

而尊棄者並旨兩罷俱失之旱田而充不論否將以一年兩欺之田併穫番役三稅之米從何出
乎某年某田也今年此而減稅大回算分某年某田也今年此而減大回算分此是吾虜親見
之事今則閃　國依奮錫　聖教亦云國依殘矣且田稅係是臣供不敢擅議而至於大回事
體稍差而然亦不敢坐其求錫春秋分納之規則他道有之今吾分分邑秋則八月為先以
早穀作米趁九月上納然則上納既無虧欠不過四五朔許貸之間而窮民之為惠大矣如是
則明春之事庶可以誠得算分職為萬幸云云是白乎亦以臣又吾之以方今　聖算過此
月則恰滿七旬以西亦常人論之七十之年亦亦凡事何能勝其爾州穫乎惟我
憧憧於西亦亦毋我憲一或有流離失所之歎至　下別論於西亦使之安集其他錫減之政則
隨之策應不用於西亦幸為　聖念之或受　聖上愛恤之恩如此而粟米絲麻之役又坐停邑
是皆為我王道云云則此皆祇至愚至迷之我皆不知此而事務亦追不得不然　聖上之矜憐
吾虜如此乃以如此我情仰達則如有惻然　惠分之及而吾虜無窮自適願以此亦其情

一。帰奏亦爲白乎於又鎮岑懷德沃川文義報恩等田税大同半米半木邑段人等則又不顧
是秋頗以純木上納清州燕岐段人則頗如懷沃折半以木此不但米貴之故浦口甚遠牛馬
疲斃運輸極難之致而清州段又即今大同則半米半木而田税則純米故甲戌亦頗依大
同例折半以木而又可無出浦之際煩費移多實爲邑弊難支之患怨乞變通是白如乎
聽其言固多煩瑣而察其情亦甚卽矜不啻窮弊之至頗如亦轉 聞則有難一
併勿論茲以附奏仰備 裁察爲白齊
一。今年農形自初旱甚畓穀之未移已過其半而七月大水以後沿邑之多年揚種者
又多被災山農亦頗減損故生穀甚少人方秋而或不一飽入冬而殆無餘穀善立者郞
無也就其中區別則田穀稍勝於畓穀故左沿差勝於右沿至於左道稍實之邑則
可謂免凶雖有多少災而不至大段其外災邑之多等之次者亦還穀元數未稍裕
於右沿而今年所捧又爲最多或更慮不至於憂悶因措畫白乎於至於尤甚各邑一運

荒黏蓋亦是被災最酷之處而於其甚災之中亦有山海野峽之殊沿濱海之地則旱害
尤毒近江之地則水災更添而其中兩災兼劑之處則不可以泛同尤甚例論之而以道言之尤
尤甚邑之視於道名之曰尤甚甚處則有多少多數今不敢一一等差而其中亦有不可不
區而別之者自臣行入邑之後往他邑之路皆以端恭錦韓爲言者曰殊状以臣另加審察
則果然殘酷以畓則專無下種以田則春耕供歎終日涉其境而絶無刈禾穫粟之處察
其民人則已多飢餓萎黃之色捧糴自少而寡雖斗斛之責亦身布過限而務無寸繳
之可憫目下景色極爲遑急而韓山則其流亡於四境者聞臣之來至然未集持瓢携
杖擁馬號訴者三百餘人如此之類不可無即地救急賑安之道故臣不得已責出若干
穀米於邑倉爲先給糧措諭使之奠接而至今如此則不待歲末死者必多臣謹已面
飭守令言及道臣別爲節度俾不至於濱死之境是白如乎大抵四邑事不可以常例論之
而四邑之中亦不無輕重緩急之差守令又有新久之別美恭與韓爲最甚而尤急矣

以右兩邑則還上雖是明年之命脈而今又多減然亦無可捧之望至於身布從役凡出於民力者以臣之見料之實無可責之道終非小小蠲減循例賑救之比可全活臣自初商量夙宵不忘于心者此兩邑事而實未知何以爲計也宜令廟堂與道臣從便以爲區處之地爲白齊

一今年 朝家之以軫恤字牧者至矣以本道言之實結既比年亦無多操米穀及錢木之義捄狀請者出 特恩者甚多視年亦無甚減少道臣以此均布守令盡心抄飢則庶不至無麪之歎其亦贏縮及春設賑之後可以臨次商量請未知飢口之多爲幾許而以臣遍至於無穀雖救貸但年分則庚戌大殺之餘倉穀完實而 朝家以劃給賑資者大同米也稅太也禁御保米也皆於上納中 劃給而初不出於還穀故受糶之民裹糧有裕得免捐瘠今年則還穀亦小而又許加分留庫之數既無足言銳其中又劃出營賑穀四萬石纔又有分數減捧之指揮還穀編之又編實無以拯

分給 朝家劃給計其所則雖曰辛亥而因考其案則太半是還穀中除出故以穀惠之益法而不得此於辛亥者也蓋荒歲之政難賑二歧搭案相須多穀善難則飢口漸歸於難民得爲作農之計穀少難之則農民反爲飢民稍稍漸入於賑籍故即今以惠者也賑貸也乃還穀等是也未頭可憲者非飢民也即案民無食也今年不旱爲之各揆到春賑難民盡飢農務專廢而環顧列邑無穀可貸至於大不難處之境則雖欲救之亦無及時斡旋之道矣向者道臣移粟之請蓋亦出於事勢之不獲已也移轉轉錢雜穀通則依辛亥已例上納中許留以民爲救急之道啓此 國計亦痛之日大同税米雖移處議至於儲米事面差異本道今年禁御而營儲米竝許仍留以備明春種糧使之待秋收納則是不過半年推移而於本道民事補益寔大矣亦令廟堂確議裁處宜當

一泰川處因爲一路要邑之最而民情之遑汲又有甚於此者鎭屯島民是也

蓋泰安之爲尤甚專以三面濱海之故而安興鎭又過泰安四十里斗入海中稚田連陸直是彈丸孤島衆利素薄而今年被災最酷全無一粒所收漁利又爲全失自秋絶無粒食之民而以其鎭民也故多食軍餉不死則散其勢又患於邑民自此係海而南如江斤馬梁平薪餘川浦水營鎭布在沿海凡其切急之勢與安興無異大抵鎭民不見管於本邑而殘鎭之力實無以接濟其勢萬無撐到春期之望至於海中諸島如安眠元山及小小島民幾百餘戶幾十戶合計則將爲幾千戶而衆漁之俱失又甚於鎭民臣行到洪州保寧之時諸島民人來懇告急故臣即進其帶率官越海審察則危急之形果如其言是白如乎凡此鎭民島民其役則各船餘檣其賦則 進上魚鰒而至如安眠又是封山重地若非瓜蒼之以待開期則節將無子遺矣亦 令廟堂即指揮俾爲及時存保之道爲白齊

十五日 傳曰今日入來諸人史之明日入來

十六日回領相申晩左相洪鳳漢右相尹東度右尚徐志修注書李昌壽句管堂上李昌誼入侍于崇賢閣大臣同 候訖 上曰安集使達爲 上曰安集使於昨日從嶺南來其時入來而中官不知其實切悶矣云云陞重切處矣而聞民鄕亦有日日之勞云 安集使之啓辭亦見之乎三南曰見之矣 上曰湖西事物亦陳之盡而大者有三件事大同與姑息秋事亦在還穀之不足也軍餉停捧事也左相曰軍餉事亦陳矣云云 上曰安集使之言矣大抵湖西事尤甚邑中亦有最酷者當有緩急之異安集使之言亦不臣意曰近峽之邑則當農雖失田穀有收居然死亡之慮而沿海一帶則兩麥失至於京畿水邑亦多以近年從京安當摠之手結為言結不過二千二結五卜而當又爲之其意色不安之爲矣 上曰安集使善爲之然後飢民可蘇矣三南我濟活然後予心可安矣大同事如何云廟中雖人之言言之矣不遠矣國儲不至於如是爲難

田税大同之前歲何待民言乎左相曰民情誠極悚然臣以國計窮困爲慮果然

上納所捧米已有給秋之令而出而必將延拖至春豈不難乎 上曰臣以惠廳爲然

之言民情至是渴急安集使來後無一惠政而民情豈不落落乎臣曰國儲之

罔措臣非不知而民情如是故不得不轉達矣臣則間事勢如有一分可補之法

而難以推剝之政捧米之爲補刑刻一分無可補之勢與其國無所效而

徒損窮民然後收何如安停退又民之 朝家顧念之意無以領相曰事勢所

然而停退所重難矣 上曰逐穀不足如此而將何以爲之農民之願誠如是

集矣之言領相曰然矣此甚可悶而他道亦無可以移轉之穀江原米量[?]道[?]稿[?]

送以爲之左相曰江原米不可多送而道交備穀亦以安多湖西送四萬石湖南送

五萬石好矣臣曰小穀將使江原慶尚全羅句[?]來不知何時可到湖西亦不必然者

西江之水乎左相曰湖西以爲之庫逐穀盡數給以備種粮以小穀充當庫

言致然晩出然座候　命給江戸表米二千石交易致三萬石之内致　上命軍
御事ニ付何者ニ而日本御誠重難ニ而も存候得共取ニ而相清ス有山城處法ニ付候
知候御意上候分無候様然物候　無之候致　右之處我能年及尤甚四邑
如何以處之處我之御利生活之言誠殘恩之如集年之言以各設照年左
右之次第各付設照令之ニ付候付之成候様方被失之御物ちヽ候

十二月己丑朔

初六日差遣官明日臘享致官早入殿　香上祖近臘祭詣　香于崇元廟庭
李福恒及宗室右近從詣　初七日之朝晴
二十日以明ケ元朝慶礼　執事文告于　太廟無ク朔祭余為致官早
入殿香　上祖近于崇賢門

聖上三十九年癸未正月己未朔

初一日行事直入 移御中宮殿朔問安 今歲以 聖壽七十 在位四十年 依 太祖
肅宗兩朝故事稱慶 初四日大臣二品以上入侍景賢堂 世孫奉觴 林侍立
御座之左矣 諸臣退出殿門 駕出謁 太廟 謁昌德宮 真殿 幸審耆老所
靈壽閣 詣毓祥宮焚香時 御景福宮勤政殿基鐘時 受百官賀 還
宮 隨駕陪承東班 還宮後東 中宮殿賀禮而退 四更三點矣
初六日東 延和門朝參
初十日以特進 入景賢堂晝講 講中庸 經筵洪啟禧 洪樂仁 李五
協辦百李直參
十三日暮 永寧殿告祭致齋 上率世孫祗迎于崇賢門

二月己丑朔

十二日樑柱光被陞入城 往于泗中因姪家住拜之 昇後陪往拜

卄九日墓 大廟朔祭社稷朔入侍 香

三月戊午朔

初一日以事而退拯宗先來集 家廟來礼

初四日送拯宗先南歸

十三日入 聖上幸直揚墳受由

四月戊子朔

初一日以 文肅公墓山事詣宗人家宗人千欄砲

初二日發楊州墓越高陽地師崔昌憶先己來矣

初三日與崔并往見香谷山地議柏峴到我院宿李光維來見

初四日朝見琵琶潭南人義宗亭舍仍見香谷山地埋標還高陽

初五日還京

十一日午後有大承旨特除兼務三院例兼 陟出承入肅以喜出左

徐命膺右浩良漢左副李潭右副閔百興
十三日早仕申退○十四日早仕入侍崇賢門 香祗迎申退○十五日早仕
監董建功洞午後 命偕大臣重 歲內滙地面作役以入請承傳色復
命申退○十六日早仕諭承旨持公事入侍于崇賢堂○十七日告祐不瘛治
業府監董回彻○十八日早仕業院為提舉提調會于福利廟猶治業
房為日次問安巻以六教日入侍原問 御建明門親臨上武臣試射時久不雨
是日雨霑二 命召申進退御書之喜雨觀德仍祝有年十韻排律令該
院書裴基坊並書居衆二十日甚提舉崇科製以吾心益三有各掌之賜
十九日早仕業提以不職揚捏不進退余監董回彻因製掌持入于里賢閣
二十日早仕申退○廿一日早仕業提不進退監董回彻因書崋捷持入○廿二日早仕
與右提右相兄為業府日次問安來時同書捷入侍進回彻○廿三日早仕夜
時業崇賢堂常來○廿四日告祐廿五早仕申退廿六日早仕申退廿七日早仕業

業爲日次問安○廿八日子仕中退○廿九日子仕入侍賞覽了 香祗迎

五月丁巳朔

初一日子仕祗問隨 駕詣慶宮以問隨詣毓祥宮中門冒雨陪退

初二日子仕集業爲習日問安而退飯後集大臣會于權飾廳

初三日子仕集日次問安午正因晝講入診于景賢堂○初四日子仕中退

初五日子仕存孔別攝以麥 上欲見于景賢堂庭諸承旨入侍○初六日

告病○初七日子仕中退○初八日子仕業爲日次問安午入診于景賢堂

初九日告特因大司諫洪樂海疏斥喉院諸承旨 嚴旨遞罷 玉堂

李乃培李存啓聯劄救甚陳徐秉德補外昨日診筵 命承旨李雇

秀讀奏其劄不 賜批亦殊教臣自主事賤臣素日而其世但是日郎

甚陳 處分時入侍之人伊時不爲伸救到今日久之後陳劄誠爲不當罪

之固知不可而但其劄之不 賜一字之批終欠禮儒臣之道以 處分

傳敎以劄批亦無物矣 惶恐罔達矣 上厲聲曰陳劄已怪何用存爲
命執事承旨促爲出頒至是日潛準海論書劄無 批曰政院何爲覆難
請罷注承旨 命接見準海于巨所注承旨不可能令門以牌保迎大注
接見尋政以削黜
十二日以楔作院山亭事與興拜陸坡於歷見高陽倅中時晡時到山亭
注宗五十餘人自初八日來會矣結夜于越於十三日還歸
二十日以恩渡耳二十一日入來 思悼世子練祭哭班
三十日以魂宮朔祭社官受香 上出崇賢門祗迎 太廟以下諸香
六月丁亥朔
十七日政除同義禁以武臣書上孫試射試官明當進參故十八日陳疏
上疏
依以臣於月前待罪候院罷著湖職致速甚參一時薄遞未足自贖

中心愧恧久而罙切不意金吾除 命忽降於杜門詔伏之中臣誠惝
恍驚感益不知所措其時本實既蒙 聖燭厥後引章但在屛
示則今於事往時移之後固不敢復申其說旁貫居職備洞當
事情熟之狀至列於白簡則況於議讞審法之地尤豈不堪而已
自請之義亦安容諉以過境厭然承當自同無故也哉反覆思
量進身無路兹敢歷陳危懇所濟 冀被伏乞 聖慈俯諒臣
難冒之情亟 命鐫削臣職兼銜以安賤分云云 已出大槩在啓
二十二日禁府罪人襄亂有基啓請設鞫嚴問 依啓傳曰設鞫有命
同參禁府尹東暹牌招事 牌入肅拜禁府委官申領相判事尹汲同參
事李章吾洪名漢及承旨沈彦之司諫鄭恒齡持平具庠問郎李
亞柱柳善發鄭述祚安兼濟至同開坐罪人亮問所言皆極謊就言必稱
虎齋孔孟無足可問因 傳教受就言屢遞脫委官金尚喆及下入侍思

賢同 上慮詢其狂癲與否委官以之俱以真狂無疑之意所啓仍 命矣
静孫定配被臣退出纔出閤外大司憲 落点而以署經有 牌招之 命出
闕而納牌不進○二十三朝署經事 牌招陳疏入 啓
伏以國之重任非一而重莫如臺憲至若風憲之長又其重焉者之中尤重者
也上而補 衮職而正朝綱下而刺官邪而糾民俗此蓋古之稱行道之職而
惟其責任之如是重也故必以簡畀之慎或易焉從前居是職者其地望
名論卒皆一時之儁為流輩所推服者也曾謂臣之無似可以堪擬乎此而
今還單而授之也歟念臣少從蔭途唯謀祿仕僥倖既添瀛廁宰班年紀
衰邁志筆消沮凡於所官漫職蓋無寸能之足稱况乎言議風采豈有
一分之可效臺官於古也人以代降識者之嗟惜久矣而至於此職緣臣濫竽
玷壞無餘臣既自愧之不足而重之 聖朝而辱之也臣於昨日以金吾事入侍
纔出 閤外還叶 除命驚惶之極仍犯逋慢而罪誅不降 召牌復辱臣誠

同隨差省從措茲陳所懷之情仰瀆 崇嚴之聽伏願 聖慈深察臣不
合見職之狀亟 命刊改以重官方仍治臣擅違 召命之罪重行勘究以警臣僚云云
答曰省疏具悉以卿雅量何有都憲卿勿過辭從速察職 夕同批
二十五日午時 入侍迎烟處以諫院請李匡師處絞乃情者已正王法之
啓尚今相持 亦蒙赦 命大臣金尚魯上前曰急廳磨考鞫案者之
備問之端實寡以奏余亦承 闕入肅跪于廳前領相申晩左相洪鳳漢右
叅判尹汲同叅判李章吾司諫鄭恒齡正言鄭景仁同坐考文案大臣金
尚魯皆謂匡師不生只是一志賊也札法後已無可更問之諫鄭恒齡言
其中亦不無可疑之端不可停啓 同晝講入侍景賢堂 世孫侍坐 上
顧問曰凡人殺之好乎不殺好乎 世孫曰不殺好又問曰李匡師之啓聽之可乎
勿聽之乎左相仍陳匡師之地本末 世孫曰堅守 臺啓為好 上仍俯之下答曰
予非惜一匡師而今地處如匡師者幾百人矣一匡師拿來問之地以為

舉以爲將白書亦當朝暮執拿人人亦不可安然亦不大大可問乎今日此舉殊是
爲　宗國第年輩業之間其臣亦宜不諒乎鄭恒齡又訴其體不乃不能之
意者臺憲先進侍臺有所啓　旨勿煩司諫繼達而啓至李匡師等
改其措語而排律所請以拿鞫施問未啓則乃發鞫乃情夫正王法而
今反改之爲輕矣以是又　命責教司諫趙𤇥　下送係臺者臺憲係而懷曰司
諫鄭恒齡於匡師等而改措辭比初稍緊末措排律視前反輕首尾橫
決不成其體請司諫鄭恒齡罷職　上曰鄭恒齡事已論批矣鄭景儉
雖與恒齡有意亦壞其體噫郎今番下教爲青丘臣子不爲感動乎誠愧
乎請侍從之沖子矣鄭恒齡於以削職之典鄭景仁於以罷職之典者臺
𤇥曰臣之請罷諫院不爲併論只舉一人已不免疎漏之失而及承　嚴批
大違所請並此臣言不見信之狀何何仍冒於其職乎請　命遞臣職
上曰非言此也其不因爲感動亦舉末節其所飭勵宜先者臺憲係所蓋

司諫建啓時臣言固爲起伏而臣既排律以司諫之職則臣既亦言究臣言之而
知也故者臣意以惟只論司諫而其不爲併舉則失矣

七月丙辰朔

初吉有司攝之 命是日 上以太廟秋展謁 回鑾路入昌德宮謁 皇壇
謁 直殿仍 詣毓祥宮晡後 還宮日入時 御建明門行朝參時雨而不止參
亦入參百官行禮訖 傳曰噫一隅青丘有國年有君年噫白首後政雖倣法
臣視家尋常禁酒小民略不懼戢有一於此國必亡矣況二年噫近四十年甚
以七旬家一欲爲無弊裕民不憚其煩憊噫雖不思白首之君獨不思十年沖
子噫此一節今日此筆雖眼無 宗國而然噫聽政之回百度皆頹自行自
止亦無忌憚以此民國何爲乎無傷而若水投石令法令愈甚予雖衰氣雖
不爲大更張亦足無大處分先論大略次第處分使三百年朝鮮小爲有國
有君焉 傳曰領議政申晩罷職不敍以日即有次第懸頃備參削黜之

命申亦不參沼軍坂列把出城事也 傳曰吏曹判書徐志修並施削黜之
典以日昨 匿律以抄選人從排擬望事稟達事也 傳曰此窠之不有其君
不有國法打破一團角勝其君執壞國法若不大處分則何以曰有君從此以後
兩司除拜之下或稱在家遲延違牌者一幷削職使此輩亦知青丘有君
焉 傳曰前承旨李潭亭謂此人決不爲此等之而使舉措右驗前大司
憲尹東暹甚而雅量心難嘉之須者舉措極涉爲驗欲爲飭勵宜先
此等人並施削職之典李潭以須同洪述海之彈右相尹東度以策院不
誠之事而被 譴也李以承旨獨惡復逆事也尹東暹以去月廿五日論極
鄭恒齡也不論其不傳匡師啓之事而反斥其排律乖當事也仍 命前
入削職現告者亦地告名退去金亦自班中退出班行殆歷三之二矣 傳
曰持平李[illegible]源擧措駭然先進後拿 傳曰洪述海金致謙並施削黜之
典 傳曰又不能敎子洪啓禧洪象漢削職 傳曰金華鎭並施削黜之

典翌日定配大靜 傳曰苟且彌縫不有其君者李心淵也僶俛從後強爲引經者李秉慶也不思拜昌舉措乖離者鄭述祚也三作構陷幻美臣君者洪樂命也尤莫無毀手脫此究者鄭恒齡並永刊侍從案勿限年六鎮定配 是夜卜相以金相福爲右相 西曹制職現告凡爲百罪條人并因他被罷之人兩司以上幾至二百人

二十二日家弟玄植牧除廣州府尹々曉發朝今日有政 贈考吏曹參判批下

八月乙酉朔

初一日行政 題主禮于下家

十四日以焚修院啟前事陞坡州沈廷最者以佐舉禁沮不得已罷遞

九月乙卯朔

十三日廣州奉 祠宇 板輿以行 王考位亦爲權奉以行

十月甲申朔

十七日陪南澤十八日見天柱寺西水量圓清寺玉井寺

二十日以猶姪光禮及弟求攜家中若達京中居入廣津見宋士

安自大静報達

十一月甲寅朔

二十三日陪南澤廿七日以二家中女兒及仲婦歸於還家

十二月癸未朔

二十日 耿湛者以二家弟移於湖西伯廿五日 慈駕自南澤還第出

迎于東郊是日錦伯陳翁疏治罪 命議集 上曰剛明字宜以啓字

矣其兄弟連陞矣領相洪鳳漢曰其兄於昨年上來矣其母以再陞

矣 上曰以於三人以曰其夫夫人以來云矣又曰其為人明達矣右相金相

福曰其明乃臨言試時有過於明實矣 上曰是故予以恢恢字為之恢恢

字漸第過明之意也又曰其爲人明則勝於光矣臨事而能剛明爲白
恢恢蓋臨事陳湖西雖治洄剛明之手而小臣喬情無以堪承云云故也
廿旨錄伯洊 恩引見 上詢就年幾何奏曰七十七矣後 問飲食何如
眠寢何如筋力起居凡節一一細詢 奏以不至則田力不多而當牙於於
嚼堅物衣服不甚感精神頗昏耗而起居動作不甚衰 上屢稱奇
特矣乃壽矣領相曰婦人生子善則宗福久享矣 錄伯退後 汲黯入
吏曹參判落點時 上曰李奎宋爲吏參年領相曰未爲矣又 上問曰
尹東暹爲吏參年領相曰此亦易爲之人而未及通淸矣 上曰尹東昇與
尹東兩爲承宣矣其處誠好矣此信尹東昇其兄尹東暹極
比弟矣領相曰爲人極從容此則勝於其弟矣

